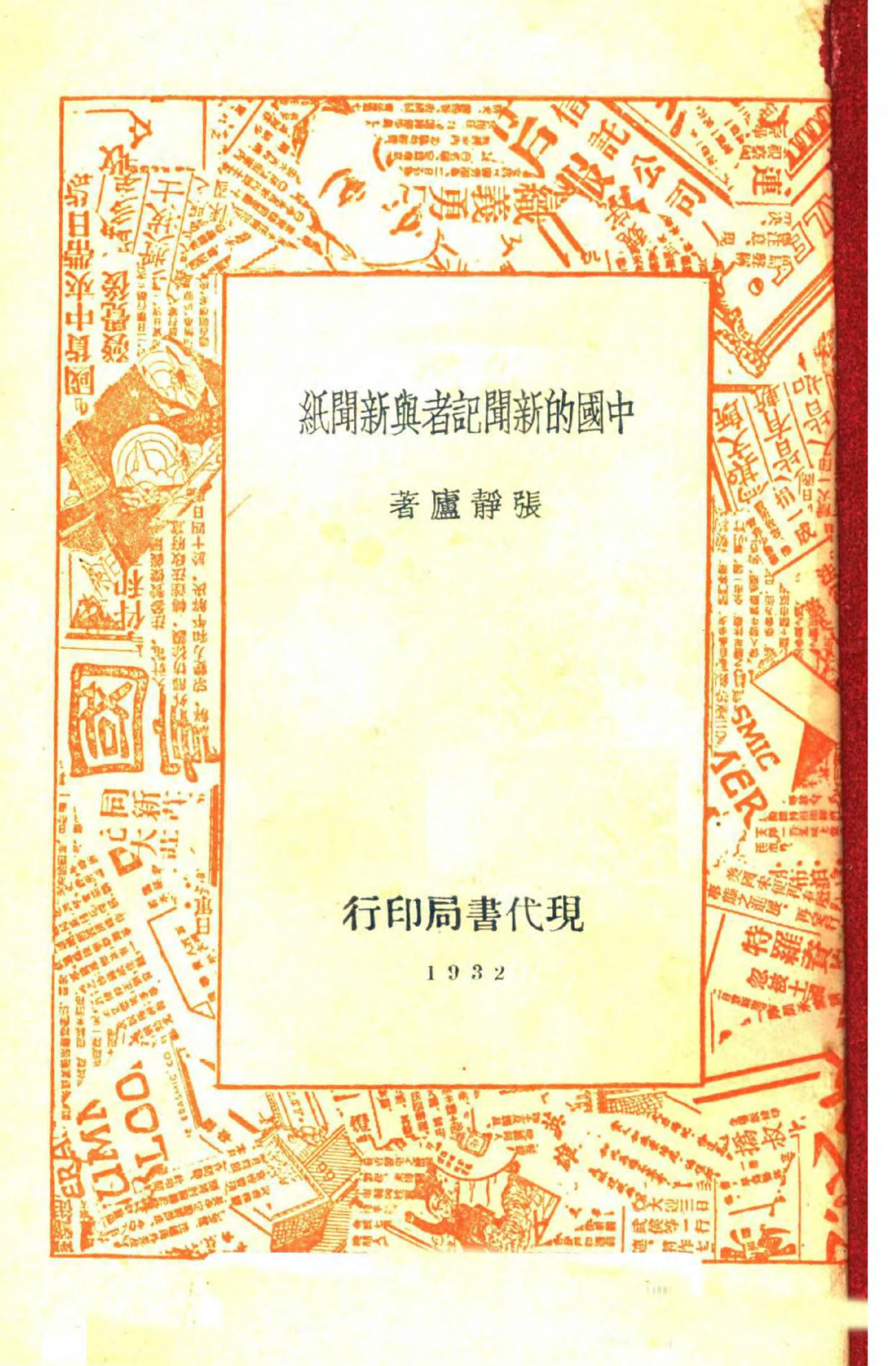


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

張靜廬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2

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

實價四角五分

著作者　張靜廬
發行者　洪雪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漢口　南京　北平　廣州　福州　廈門　杭州　開封　鄭州　南陽　九江　成都　汕頭

1928,2,20,初版
1930,6,10,合刊
1932,11,20,四版
4501-6000冊

序

我編這本小册子的動機，是在去年的秋季，那時吳淞黨務訓練所開課，所長吳健英同志兼任國民通信社的記者，因爲我是那時候的社長的關係，所以要我去演講，而又指定講的是關於新聞記者一類的切實點的話。當時，我却很自知自己是一個落伍者，既不配講什麼革命更沒有對黨義有什麼深切的研究；那麼老實不客氣就去吹幾句本腔，也可以敷衍了他的厚意。

但是關於新聞記者的話，似乎也不很容易，說到中國的新聞記者，尤其是花色繁多，演講的時間既短，淞滬的往返又不很便利，因此和他約定一個日期，預備放寬一倍的時間，在我也得準備一些演講的底稿，免得

臨時倉促，重複和謬誤。 這就是編這本小冊子的動機。

後來，我的演講的底稿，雖然草率地編好了，可是黨務訓練所却因上海特別市黨部的改組而休業了。

講到中國的新聞事業，本來還很幼稚，新聞記者亦不爲社會所推重，左右不過是「做日和尚撞日鐘」罷了。 就如我自己，雖然幹了十二年的新聞記者的生活，做過外勤，也做過內勤，若是照本書所說的「新聞記者的條件」論，那麼簡直可以說是夠不上資格！ 以「夠不上資格的新聞記者」，編述這樣幼稚的中國新聞事業下的新聞記者的生活，自然還是空言多而事實少，誇大和虛僞，是免不了的，這也無可諱言的了。

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在這裏，我應感謝我的朋友沈松泉君的整理和謄校。

張靜廬自序於上海商報館　一九二八，二，十。

・　・　・　・　・

這本書是二年前在光華書局出版的『中國的新聞記者』與『中國的新聞紙』兩本小册子合起來的。　爲有三版的機會，所以在下編『中國的新聞紙』裏，修正並增加了一些新鮮的材料；但是時局的變遷又這樣快，那麼如果再有四版五版的機會的時候，自然還能繼續地加以修正。

一九三〇・三・十・補記

上編　中國的新聞記者

目次

上編

下編

一　新聞事業與新聞記者

開宗明義第一章，我要提出「新聞記者是什麽」這一個問題。

隨便甚麽事物，如果不加以一種愼思精辨的功夫，對于那一件事物的意義，總是似明瞭非明瞭，而不能加以明確的解釋的，譬如「國家」一個名詞，幾乎個個人都知道的了，都明白的了，但你倘若隨便問甚麽人，說：「國家是甚麽？」那這個人一定不能回答，最多也只能說「國家就是國家」罷了。至於國家的性質，國家的作用，國家的歷史，就很少有人能回答得明白的了。世界上像這類的事情很多，表面，一層似乎人人都懂得，若揭開了表面講骨子，便不能回答了，這正合上了我國的一句「似懂非懂」的俗話。

如今我提出了這個「新聞記者是甚麼」的題目，猛一看我知道一定要惹人家的笑話，一定有人要說：「新聞記者就是新聞記者，新聞記者難道不是新聞記者嗎？」不錯，新聞記者固然就是新聞記者，但「就是新聞記者」六字難道就可以回答「新聞記者是甚麼」一個問題了嗎？ 這種半斤八兩的回答也就未免太簡單，太滑稽了罷！

當然，如果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結果也總是免不了「新聞記者就是新聞記者」，新聞記者也決不會變成非新聞記者的。 但我們所要求的回答，是要從各方面去說明新聞記者，不是從新聞記者本身去證明新聞記者這一點我們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當得要注意的！

就歷史方面講，我國是向來沒有報紙的——從前的邸鈔官報，完全是一種公布命令的機關，沒有普遍性，所以不能稱爲報紙——所以可以說我

國向來是沒有新聞記者的。新聞記者的發源地還是在外國。

我們現在都知道報紙的重要了，沒有了報紙，差不多就如失去了我們的耳目一樣，但報紙是一個空殼子，要沒有新聞記者替報紙支持門面，那報紙僅不過一張白紙而已，決不能成爲社會的必需的讀物了。

但報紙何以必需新聞記者支持門面呢？新聞記者又何以能替報紙支持門面呢？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得要先明瞭報紙的可貴之處何在，再研究這些可貴點的來源，就可以得到相當的答復了。

我們先問：我們爲甚麽一天不能不看新聞紙呢？人類是求知的動物，人類又是萬事都要求解答的動物，知可以從學校的書本上獲得，知也可以從一切自然現象上獲得，但最重大最需要的是從人類自己的行爲上能獲得一切更大更深更切實用的知。人類不能不求知，人類不能不明瞭自

己的行爲。 但自己的行爲不是從自己本身可以看出的，一定要從普照一切的鏡子裏方可以映出——這普照一切的鏡子，就是我們日常必需的新聞紙了。 因爲那上面詳細的載着：人類的鬥爭，自私，虛僞，強暴；一切無告的痛苦，罪惡的歡樂，人類從這裏可以窺見自己。——但一般醉生夢死的偈促之夫，也可以從這里迷却自己！

這些就是新聞紙的可貴之點，新聞紙之所以成爲我們每天必需的讀物之理由也就在這一點。 然而這些可貴之點，不是新聞紙本身所具有的，乃是新聞記者所造成的。 新聞記者去採訪了一切珍貴的新聞，新聞記者又把這些珍貴的新聞分門別類的編輯起來，再經過了一翻印刷的手續，才成爲我人一日不能脫離的新聞紙。 所以飲水思源，如果我們要把新聞紙的價値看高，我們就得要把新聞記者的地位也同樣看高才對。 這就是新

聞紙的功用方面說——也可以說是從新聞記者的功用方面說。

再從性質方面說。中國的新聞記者，大概可以分成兩種組織。恐怕歐美各國也是如此的。——那兩種呢？一種便是報館裏的記者；另一種是通信社的記者。

為說明便利起見，這裏似乎要把報館與通信社二者的關係略加說明的必要。報館，那便是日報的製造發行者。而通信社則僅是新聞的供給者，通信社每天所得的新聞，只要有報館肯採用，且能給與相當的稿費者，通信社便能將新聞送給報館，由報館加以編輯而披露於報端。——通訊社的新聞稿，也有私人訂閱的，但無關緊要，故不贅述。——報館內欲報紙的發達，不能不採用新鮮的重要的新聞，故除了自己雇用的新聞記者（即報館新聞記者）外，更得要採用通信社的新聞稿。而且通信社供給

新聞於各家報館，不僅只一家，所以牠常常是爲各報館所重視爲新聞之重要的來源。

報館的組織比較複雜，所以對於新聞的採訪也不能十分普遍而完備，雖然有些報館也雇用着很多的外勤記者，但僅能採訪到某種特別的新聞而已，牠的範圍是決不會普泛的，所採訪到的新聞也是很有限的。而通信社則不然，因爲牠把採訪新聞作爲唯一的職務，所以對各種新聞的來源，常常不肯輕易的放棄，就是新聞的材料，也是沒有一定的限制的。因此，通信社的新聞，與報館記者採訪來的新聞，常常不會衝突。所以通信社能够存在，而報館方面也就不得不重視通信社了。

報館與通信社的關係既明，如今可說到新聞記者了。照普通的解釋似乎新聞記者的職務僅不過採訪新聞而已。這句話自然有一部份的眞

理，譬如通訊社的記者，和報館的外勤記者，（專司採訪新聞之責任）豈不是他們的職務僅限于採訪新聞嗎？但如果要把新聞記者的意義擴大時，則這句話便不能成立了。但也有以爲只要從事於新聞事業的，除了印刷工人，不管他是報館的營業員，校對員，和通信社的抄寫員，都一律稱之爲新聞記者。這樣的解釋又似乎太寬泛了。

今試說新聞記者之範圍如下：

凡供給，編輯各種新聞，（電報當然在內）使成爲報紙者，便是新聞記者。凡代表報館立論者，便是所謂評論記者，——這往往是一報館的總主筆。而文藝編輯雖也有稱爲記者的，但是是附庸的，無關重要。

就通信社方面說：自社長，外勤，編輯，都可以稱爲新聞記者。就報館方面說：自總主筆，電信編輯，外埠編輯，本埠編輯，商業編輯，敎

育編輯，文藝編輯——這些都是內勤的，以至於外勤的記者，都可以稱為新聞記者。

此外又有特約的通信記者，譬如在重要的行政區域，如像北京南京廣東武漢等處，各報館或各通信社，差不多都有特約的通信記者長駐那邊，遇有緊要事情發生時，或拍電報告，或快信報告，或用抽繹線索的方法詳細的把政局變化的內幕通信報告。這當然也是新聞記者。

除了這些之外，另外還有一種名為訪事員的——這也許是上海新聞界所特有的，他專採訪一些社會的瑣聞，及機關上的新聞，（如像上海臨時法院裏面，就有專司記錄新聞的一個訪事員，他把法院裏邊所得到的各種新聞記錄出來，送給各家報館。）這種訪事員在供給新聞於各家報館的一點上，頗有些似通信社的性質，但是個人的，沒有如通信社那般的組織

了。照理，當然不能把訪事員屏之於新聞記者之外。

關於新聞記者概括的意義，我大概已說個明白，讀者們當已無所猶疑。至於新聞記者的職務，的分工，我當于以後幾節內去詳細的敘述牠。

二　新聞記者的地位

提起新聞記者這四字，好像這是多麼闊的一種職業，無論什麼大人先生的宴會，偉人政客的寓邸，都常有新聞記者們的足迹，若不是地位高尙，那能辦到這一層呢？

而且向來的習語，對新聞記者有「無冕之帝王」的雅號。這便是說新聞記者雖不是帝王，但他的權力，却有似帝王一般，能够左右一切。威震一世的拿破崙也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新聞記者的筆可抵三千毛瑟。」拿破崙當事業全盛時代，曾控制全歐，鐵騎所至，無不慴服，他是一個怎樣善用武力而又崇拜武力的人，我們不難想像得知，以他那樣的人，還如此重視新聞記者，固無怪有「無冕之帝王」的雅號了。

究竟新聞記者地位如何高尙，他所秉有的權力是那一種呢？這便是我們要在這裏加以研究的。

我們先說新聞記者的地位。一般人所說的新聞記者的地位，只着眼於新聞記者在社會上的地位，而忽略了在職業上的地位，這是不對的。以後這裏分成兩方面講：一新聞記者在社會上的地位；二，新聞記者在職業上的地位。

一　新聞記者在社會上的地位　這便是一般人眼光中的新聞記者了。出入於偉人政客之門，來往要津，似乎一切政局的變動，與新聞記者都有一些關係似的。又如富商巨賈的宴集，名流學者的演講，也總有新聞記者們的足迹。於此可想見新聞記者的聲氣之廣。這是從新聞記者的行動上，可以想像他所處的地位之高。

在一般社會之間，說起新聞記者來，總好像是一種高不可仰的人物。許多著名的新聞記者，他們的姓名大多數爲社會人士所熟悉，如果你有機會與那些新聞記者見面，或在宴會中聽見人說某人就是某有名的記者時，心中便會不自覺地肅然起敬。及見到了他們的行動自由，爲人尊敬，又不覺的羨慕起來。新聞記者在一般人的心中，他的地位的確是很高尙的了。

但何以會如此呢？新聞記者何以能使人肅然生敬呢？

我們知道，新聞記者所憑藉的是新聞紙。因在今日的世界，新聞紙已成了人生必需的讀物。人們都從這上面獲到一切智識，得知許多自己所願意知道的事情，而且有的還藉此推廣貿易，招徠生意。新聞紙既爲人人所必讀，牠的效力之宏大，是無待細說的。於是乎國際的交涉，政

局的變化，吏治的優劣，社會的道德，一切都記載在新聞紙上面，——不但記載；而且還加以批評。這些評論，往往是中緊的，得一般人心的，爲多數人說話的。於是這批評便造成了社會的輿論。社會的輿論造成，牠的勢力便能左右一切而有餘。譬如政府將舉行一種新稅，此新稅實爲苛細平民，於社會無利，於是在報端評之，責以不當辦此苛捐雜稅；這成了社會的輿論以後，政府勢不能置民意於不顧，於是或加以修改，或竟廢止之。即此一端，便可見輿論的効力了。

舉凡新聞紙上的記載，批評，這些都是新聞記者所做的工作。新聞記者做這些工作的時候，往往是秉了大公無私的，爲社會的，爲多數人的，公平的胸懷着想。他反對個人的利益，他嫉惡不道德的行爲；他的言論行動，往往以公衆的幸福爲前題。他的言論受社會的歡迎，擁護，

因此他便有了勢力，便能左右一切。這便是新聞記者在社會上處於一種很高的地位之唯一的原因。

新聞記者的言論不但是深入多數人心的，他常常居於先覺的地位，來指導社會，來啟發人心。民衆的思想往往是落後的，民衆的行動往往要流於非禮的。新聞記者便有啟發與指導的義務和責任。新聞記者在社會上的地位不但很高，簡直可說是「超社會的」，處於一種指導者的地位。我國已故的名記者邵飄萍先生曾說：「新聞記者是社會的公人」。也就是這個意思。

所謂「超社會的」，與「社會的公人」云者，都是說明新聞記者的地位之高尙，是由於他的職務之負着啟發，指導社會的責任，因此被人敬愛，被人尊重，他的地位也因此自然而然的高了。究竟地位之高下，不

是自己可以作主的，完全是社會的意思啊！

二　新聞記者在職業上的地位

新聞記者在社會上的地位固然是很高的了。　有許多新聞記者，也常常以他的地位之高自傲，自滿。其實呢，新聞記者在社會上的地位之高，是由於他所負的責任之重大的結果，但當他正在負起責任做工作的時候，他的地位不一定是高的，反之，這倒是一種很辛勞的職業。

我們要知道：照在社會上的地位之高下講，新聞記者似乎已成爲一種很尊貴的階級；但我們不可忘記：新聞記者的本身也是一種職業啊！

所謂職業云者，原無階級之可別。　通常所指的某種職業爲上等的，某種職業爲低微的，大概有兩種標準：賺多的錢，做少的事，此爲上等的職業；做辛苦的事；賺很少的錢，此爲低微的職業。　這種標準，原不

是什麽古聖先王所制而垂爲典型的，但在一般人的心理，的確都是如此看想；雖然也有許多明理的人的見解不盡相同。

照此標準，我們且來試看新聞記者的職業是如何的？我們很可以探聽得出：新聞記者的薪給都是並不豐富的，比了在工廠中做工的勞工固然似乎稍優，比了其他從事工商業的一切職業，則相差也就很遠了。一切的職業，服務總有一定的時間，而新聞記者則不然：每日有照例的工作，但每日還有臨時的工作。到了晚上，不論貧富賢愚，一切人都是睡眠休息的時候，惟獨新聞記者尙且還要埋頭工作，無論深更半夜，無論風電雷雨，如果地方上發生了某種重大的事故，新聞記者也須打起精神前去採訪，作爲明日報端的資料。新聞記者以日夜不息的精神，與肉體的勞動，來易相當——甚至很微薄的報酬，就職業上講，我們可以斷言新聞記

者也不是一種優逸的職業，如果照普通的標準說。

新聞記者不是商人，但報館或通信社大都是以營業爲主體的，所以新聞記者不曾就是商店中僱用的夥友，或是工廠中僱用的工人。實際上，新聞記者可說是一個勞力而又勞心的苦工，其地位和普通工廠裏一個忠實的工人一樣，祇是日夜不休的機械式的工作着。——就這方面講，新聞記者的地位不但不是可尊敬可羨慕的高尙的地位，反之，倒是一種極低微的極辛勞的職業，有如機械般的，任人撥動，如我在前面所說那樣。

所以明達的新聞記者，他並不以在社會上爲人推崇而自誇自滿，反而格外的謙恭，忠實的，公平的，努力的，對他的職業負起責任：這便是說對社會要說公平的話，要負啟導的責任。這樣，一個新聞記者自然而然地爲社會人士所尊敬了。有些輕薄的人，以爲一當了新聞記者便可睥

睨一切，傲視他人，不盡力於職業，反想招致虛名，這便是忘記了自己的地位的緣故。

一切的人所被人推崇，被人尊崇，是有相當的理由的，新聞記者要永遠的保持在社會上高尚的地位，便當推求所以被人尊敬的理由，而努力以致之。若自視高尙，便以爲是高尙了，這將不但喪失了社會人士向來對新聞記者的崇仰，而且還要加以卑視呢！

三　新聞記者的資格

新聞記者在社會上旣然成了一種「指導者」的地位，自然是爲一般人所崇敬而羨慕的了。由羨慕的心理，於是有以一做新聞記者以爲榮的。但是新聞記者是不是隨便甚麼人都可以充當的呢？是不是一定要具有某種天才的或專門學者方可以充任呢？

當然，誰也不是天生成爲新聞記者的，那麼，自然隨便甚麼人都可以充任的了——但不要忘了必備的幾種條件，否則就誰也不能充當新聞記者了。（這裏所說的條件，便是資格的意思）。

所謂必備的幾個條件，是些甚麼呢？換言之，新聞記者這一種職業——說是地位好像更來得確當一點——是憑何種資格獲得的呢？讓我來臚

列在下邊，看看是不是隨便甚麼人都可以充任的：

一　強健的體格——能耐辛勞：　新聞記者的工作，我在前邊曾說過，也是機械式的，然而這種機械式的工作，比了公司銀行式的每天八小時或七小時的工作更苦，因爲既不能規定一天工作幾小時，也不能預先規定於某時間開始工作，於某時間停止工作。　本來在十二點鐘可以進午餐的，臨時忽然發生了一件不能不去探聽的新聞，於是只能把定時的午餐犧牲了，或者胡亂吃一些點心充飢便算了。　本來在晚上十一點鐘可以安寢的，但因爲正在工作時間，只能把睡眠的時間延遲。　這樣的飮食與睡眠常常失時，是有反於衛生之道的，是容易致病的。　但既當了新聞記者，你若要求飮食與睡眠的調節，是眞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而且新聞記者的工作時間，常在夜裏，夜裏長時間的工作，最容易損害身體與目力，

加以睡眠的不足，所以新聞記者最容易患的病——最顯而易見的是：面色蒼白，筋肉弛緩，目力短視，失眠症，神經衰弱，與胃不消化等症，由此可以知道當新聞記者第一個必要條件是強健的體格，才能耐得住辛勞。按此尙是指普通的新聞記者而言。若是遇到戰事時派出的從軍記者，或是別地方發生了重大事故，特派去調查的記者，那旅途跋涉，舟車奔波，這種辛勞更非有強健的體格的人不能担當。所以新聞記者必定要有強健的體格，否則便容易患上述諸症。

二　豐富的常識——熟知一切：「常識」二字，顧名思義，原是一個人須常備的智識之意義。人類的世界是應用智識的世界，常識原是每個人所必須具備的　不一定要新聞記者才有。但讀者要留意：我在常識二字上面，還冠着「豐富的」三字。我的意思是：新聞記者不但要具備常

識，而且還要具備「豐富的」常識才對。 爲甚麼呢？ 普通一個人所以要具備常識，原是在應用方面正不能不有賴於常識。 新聞記者，也不能外此。 但因爲新聞記者的職業，其來源是新聞，而新聞是包羅萬象無所不有的，什麼政治法律外交軍事經濟……一切人間的智識，差不多都與新聞有關係；卽下之幫會的「門檻」，各種的行語，當新聞記者的亦應知道一些才對，不比普通人的常識，僅限于日常所應用的衛生等等智識就夠了。所以說新聞記者要具備豐富的常識可以說是包羅一切的常識；能具備了豐富的常識，才能熟知一切，然後無論採訪新聞，編審新聞，評論新聞，都不致有盲目之弊。 普通以爲只要是文人便可充當新聞記者，這是誤錯的；有些人以爲只要多讀幾本新聞學的書籍，也可以充當新聞記者，這也是錯誤的。 須知道一個文人他不一定能夠應付處於新聞記者

地位的環境，就因爲他不一定具備豐富的常識的緣故。而新聞學的書籍也只能幫助一個當新聞記者的人更能明瞭他自己的地位，指示他工作的方法，若是沒有豐富的常識作根柢，也還是沒有用的。所以新聞記者必要把豐富的常識作爲根柢，方能應付裕如。

三　和藹的性情——交際活潑：就新聞記者的行動說來，如果不着眼於他的職務是新聞事業，那一定要被稱爲社會的交際家的。差不多每一個新聞記者，都是一般社會所共知的。有些著名的新聞記者，他的交際的範圍非常的廣，無論達官，貴人、文學家，實業家，軍人，政客，平民，甚至娼妓，流氓，都一樣的周旋其間，一視同仁，一律平等，並沒有什麼階級觀念。新聞記者之必須交際，原不是爲了喜歡交際，乃是從交際可以獲得各種新聞、而上述的達官、貴人，政客，軍人……之流都是重

要新聞的來源。新聞記者的交際所以不歧視各階級者，就因爲新聞記者交際的目的是在求得新聞，而新聞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有許多記者，差不多恃交際以獲得新聞爲唯一的途徑。所以交際的手段，在新聞記者是不能不講求的。但要交際的手段靈活，就不能不有賴於和藹的性情。誰會看見社會上有一個氣質粗暴的人，而同時又被稱爲交際家的呢？每一個交際家都是言語動聽，藹然可親的——至少從外表上看來這樣。新聞記者必須於交際方面有所活動，也就必須要具備和藹的性情，雖然一個人的性情之粗暴與和藹，都是天生的，但也可以加以人爲的改善，此即所謂「涵養的功夫」是。這種功夫，可說是新聞記者必修的功課。

四　冷靜的頭腦；——愼辨事理：新聞記者既很費手續的從各方面獲得了新聞之後，將如何的去分析整理呢？這些新聞當然是龐雜異常，有

異的，也有假的，有的太誇張了，有的又太晦澀，甚至於有同一的新聞，可以得到兩種絕對相反的消息。新聞記者之採訪新聞，是不厭求詳的，那麼對于新聞的採擇整理，也當然不能「胸有成竹」的粗率其事。新聞記者逢到這種事的時候，便應當將雙方的消息，加以分析，應用冷靜的觀察，敏捷的手腕，從事探訪，要決心得到其事的究竟爲止。所謂冷靜的觀察，敏捷的手腕，决非是空口說話所能應用的，這必須有待於冷靜的頭腦，愼辨事理的致意，要能冷靜的觀察，必先要有冷靜的頭腦；要有敏捷的手腕，必先要能愼辨事理。故當新聞記者的人，不能主觀太深，必須要理知比感情強一些，客觀比主觀的應用有力量一些，才能算是一個健全的新聞記者。否則濫用感情，遇事不擇，一定要鬧出矛盾和糊塗的事情來的。

五　剪裁的工夫——幫助記憶：　我已把新聞記者關于體格的幾種條件都述說出來了，如體格要康健，頭腦要清楚等；但同時要注意記憶力也要強才對。　倘若記憶力弱，便容易發生記述新聞時的錯誤，或者一稿兩見，或者一稿兩題，這是常有發生的事情。　若是關於政府外交上的事件，那麼，雖記憶力極強的人，也難免有遺忘與錯亂的。　記憶力的強與弱，原是先天的作用，誰也不能把自己的頭腦加以改造的。　然則新聞記者需要強的記憶力，便沒有辦法了嗎？　那也不盡然，這是可以用別種人為的方法來補救的。　這是種甚麼方法呢？　便是於每天詳細地讀報之後，再加剪裁，分類編纂，黏貼簿上，以備日後的參考。　這種剪裁的工夫，的確能帮助記憶，無論甚麼事，只要曾在報紙上披露過的，一爲檢查就得了，一點也不費甚麼力。　無論那個記憶力極強的人，他的記憶起來

的印像，總不能比檢查原來的新聞爲清楚而詳細。 雖然目前的中國新聞記者，據我所曉得的，很少有人能天天繼續不斷的做這種工作的，但這種工夫的確是足以帮助記憶。 我很希望那般當新聞記者的同志能够對于這點加以十分的注意。 因爲這不止是一種便於應用的工作，亦可說是新聞記者自修的功課呢。

六　高尚的德性：——人格尊嚴： 人格尊嚴德性高尚，這原是每一個人的道德的規律，誰也不能把牠否認的。 我如今這一層也規定爲新聞記者的條件之一，似乎太看重了新聞記者，好像非新聞記者不必遵守這種道德似的。 如果有人懷這種疑慮，我將明白的告訴他說： 這是不對的，一種既爲社會所公認的道德，當然是人人應當遵守，而在智識階級或治人階級尤其不容一毫忽視，因爲凡是智識階級或治人階級，他的爲人往往

爲一般人所重視，所景仰，所𢒉效，倘若他再不守道德，那在下的一般人豈不要起而效尤嗎？這種影響是極大的。　新聞記者既處於社會之第三者的地位，操輿論褒貶之權，他的一舉一動，便都爲人所注意，這也是當然的事情。　但因爲他操了輿論之權，處於社會之喉舌的地位，便不免有人想利用他的時候——軍閥官僚想利用以便其賣國營私，外交官吏想利用以便其侵略別國，商人想利用以賺錢發財，盜賊想利用以消滅罪惡：種種的人都想把新聞記者來利用。　因爲新聞記者以職務的關係，周旋於政治上社會上不能不與那般想利用他的人接觸，於是利用，攻擊，牽引，包圍，誘惑等等手段，都直接間接的加到新聞記者的身上，新聞記者處於這樣險惡的環境之中，往往容易被人利用了去；要如何卓立不墮，公平正直，不爲權威所屈，不爲金錢所惑，以保全其尊嚴的人格，那就非有高尚的德性

不可了。倘若一個新聞記者而沒有高尙的德性，不能保全尊嚴的人格，被人利用做人傀儡，有的簡直想藉此而求升官發財的捷徑，爲權勢所歆動，爲金錢所誘惑，結果必致顚倒黑白，混淆是非，雖也能蒙蔽於一時，終必至於失掉社會的信仰爲止。照此說來，試問新聞記者的品德之當特別注重，還有什麽疑義呢？讀者們要知道：新聞記者雖處於一種社會的超然地位，但同時也可以認作處於社會的最卑劣的地位——最容易做人傀儡爲人利用的地位。社會各界之宴請新聞記者，結歡新聞記者，不知者以爲是推崇新聞記者；其實呢，在當時的主人翁對新聞記者推崇的意思固然也有一點兒，但總免不了多少帶着一點利用的存心。至於新聞記者之受利用不受利用，那就要看他有沒有高尙的德性，能不能保全尊敬的人格，和是不是爲這一餐之恩而便被人利用於不知覺了。

除了上述的六種條件以外，還有一層我覺得應當要補述的：便是一個新聞記者至少要懂得二種以上的外國語，因爲這不特可以輔助採訪新聞，而且可以觀察外國人對於某件事情的意見。至於規定那二種外國語，這可就很難說了。照我的意思，應當以地域爲標準，譬如在上海，英國人日本人在各國僑滬的外人中比較多些，那英日二國語就須要懂得了。而在別個地方，如法國人和德國人有些勢力，那法文和德文便是新聞記者所必需知道的。雖然現在有許多新聞記者他們未必全懂得外國語，但我的意思總以懂得一二種的外國語爲更方便於新聞記者的職務。這一層，我想凡是新聞記者都當首肯的罷？

四　外勤記者與訪員

在本書的第一節裏，我已略略的把各種新聞記者的區別述說一個大概但也僅只一個大概而已，爲求讀者的明瞭起見，應得再把他們的職務較詳細地敘述一下，這就是本書的唯一的目的了。

這裏我們請先來敘述外勤記者與訪員的區別。

所謂外勤記者，意思就是專司採訪新聞之職的記者。不一定限於採訪報館所在地的新聞——即本地新聞．凡各大都會的特約通信員，拍電員，各縣市的地方通信員，及戰地（或其他臨時事件）的新聞特派員，都可以稱作外勤記者。不過對於本地的新聞，比較的注意一些，又因爲一報館總要求表現一報館的特色，總要求新聞的眞確與敏捷，以謀與同業間

營業上競爭的勝利，所以於採訪本地新聞的外勤記者，一報館最少也得請上幾位，如北京的幾個著名的報館則社長或經理，自己往往兼充採訪新聞的記者，遇有珍貴而爲外界不易探知的消息，便紀載下來。此外北京的社會新聞，則又往往是徵求來的，新聞稿的採用不是以人爲限，這種應徵的新聞記者，可說是臨時的，除應得報館給與的每則新聞的報酬以外，不受其他一切的拘束。

至於上海的報館，則向來只知道剪裁外埠的報紙，或新聞社同性質的新聞的供給，除了外埠的特約通信員之外，更無所謂外勤記者。所以如果你細心的把各種報紙比較着看，往往使你驚異地發覺他們大同小異，有時竟至完全相同！本埠的新聞，採用新聞社和訪員的，外埠的新聞，剪裁外埠的報紙，這幾乎是各報館所一成不變的新聞編輯法！這種辦法當

然是不能取調的。 近年來，上海的各報館，如申報，新聞報，和時事新報等，都添設新聞採訪部，聘用外勤記者數位，專司採訪本地新聞之職，有必要時，也常派往外埠去採訪特種新聞，但這也只是幾家有錢的報館能如是而已，幾家窮的報館常連茶役的薪水都發不出，那還有錢聘請外勤記者呢！ 所以上海有幾家報館，仍舊以新聞社和訪員供給的新聞爲唯一的新聞來源，欲求如別家報館之敏捷的紀載，那簡直可說是望塵莫及了。

論理，一報館新聞的來源，除了新聞社和訪員之外，全賴外勤記者充分的供給，那麼，外勤記者在報館裏，其地位似應遠出於其他各社員以上 比評論記者和內勤記者尤爲重要。 則待遇問題，也應當比較的優越才對，方能使從事外勤記者的人，可以無室家生活之累，爲新聞事業而犧牲一切，但是按諸實際，各報館的對待外勤記者，不但沒有優越的供應豐

厚的報酬，甚且視其職務的地位，為隸屬於某一部編輯之下的役使者，猶如軍隊裏的副官一樣，視為無足輕重。因為這種不平的待遇，所以有許多新聞記者，不能為一種事業犧牲而求其發展 當他的職務為生活所壓迫而工作的一隻渡船。奔走所得，總不夠一家的開支，於是有的忘却他本身的尊嚴，「社會之公人」的地位，而從事奔走於失意政客下野軍閥之門，甘為其暫時的利用，不恤阿諛恭維，為他日升官的預備；有的則別謀一種兼職生活，如學校的教師，商店的廣告員，書局的編輯員等等，這不但是外勤記者如此，凡是新聞記者，幾乎無不是為了生活的壓迫而不得不別謀營生的。中國新聞記者的生活既如此其不安定，那麼，欲求中國新聞事業之發達，那還有絲毫可能性呢！

外勤記者與訪員，實在是性質相同的，外勤記者也可名之曰訪事

員；不過在上海，外勤記者與訪員·的確有很大的區別，他們所處的地位與工作，可說是絕不相同。 外勤記者是受僱於一報館或一新聞社，而盡力所及去採訪各種的新聞、新聞所從發生的區域和機關，是沒有限定的，新聞的性質也是非常龐雜，不能規定的，而訪員則不然，訪員是佔據了一個機關或一區地域，在這一機關（例如租界的臨時法院）和一區域（例如閘北或南市）內，一日間所發生的新聞，全由該訪員自行紀述，分鈔若干份，送給各報館，而取得各報館的稿費。 在供給新聞于各報館的一點上，有如新聞社，但這是個人的，沒有新聞社那般組織能了。 其所紀述的新聞，則大都屬於火警盜賊姦拐等事，而紀述的方法，又刻板不移，文詞似通非通，事實囫圇吞棗，不求甚解，更談不到紀載的詳盡確實，而報館的編輯者又往往因爲足不出戶的關係，對於社會上一切鬼魅魍魎的黑

幕；世態人情的變化，茫然不知，所以在訪員們所供給的新聞裏，最多只略略地加以審閱或修飾，甚至一字不易地便編入各版的新聞內。於是時常在報端發現不情不實的新聞，似是而非的新聞，欺騙大多數的讀者。在混過一時間之後，社會上多數的讀者，對此種顛倒錯亂的新聞，漸感不信任，遂不得不於未讀報紙之前，先在心裏存了一種成見，就是讀某種新聞，要用某種方法，而後始不受報紙的欺騙。這將使報紙的信用喪失到何種程度啊！這種惡化的現象，其造成的原因，當然不能完全歸罪於訪員之不忠實；報館的經理與主筆，也得要同負相當的責任。譬如報館之受一黨一系的津貼，報館的經理與主筆，與某方政局發生了關係，則這家報紙之帶有色彩的爲某方宣傳，自然是不能免的事。所以有時候可以發現同一新聞，在兩家報紙上披露，竟會絕端相反的。除了社會新聞及一般

無關重要的新聞外，什麼政治新聞，什麼軍事新聞，在這種有色彩的報紙上披露的，簡直可說是絕對靠不住。這怎麼不要使讀者們對于報紙的信仰喪失盡淨呢！至於報館裏的新聞記者，所以肯刊載這些不盡不實有時甚或適與事實相反的新聞，那完全因爲生活關係，既受僱於報館，當然不能不聽命於經理或主筆，間接的便爲一黨一系的喉舌。處於這種地位的新聞記者，只可以算做爲資本家服役的苦工，早就失却爲「社會之公人」的尊嚴的人格了！這眞是一件可以深致慨歎的事情！

外勤記者所採訪的新聞，其性質我大致已說過，茲不贅述。訪員所供給的新聞，不特爲機關和地域所限，而且枯燥乏味，是非不明，且有常以披露新聞爲要挾而詐欺取財者。在二三年以前，上海的各大報的內勤記者——即編輯者，信任這些訪員的來稿，比什麼都強，凡是訪員每天所供

給的新聞，大都是照樣——一字不易地刊登。於是訪員的氣焰愈熾，賄賂公行。 在某一區域內發生了某種罪惡的事，祇要該區域內的訪員肯納賄，其新聞，就永不會發現於報紙上了。 譬如上海的北市有許多流氓開設一個花會，誘人賭博，祇要每天送多少錢給該區域內的訪員，那訪員就不將這新聞報告報館，報館裏就沒有方法可以曉得，報紙上就永遠不會披露，官廳也無從得知而加以偵緝，那做花會賭博的主人也就明目張胆，可以行所無事了！又譬如在租界臨時法院或華界法庭上打了官司，祇要當事人肯化錢與該機關內的訪員，訪員就在許多盜賊姦拐錢債的訟案裏抽去你一件訟案，那麼第二天的報紙上就不會有你的大名在某一件訟案之內了。訪員之得在上海盤踞一地域與一機關而包辦新聞，這差不多已是上海自有新聞紙以來之積習，什麼人都不能把這種惡勢力打倒。 其納賄之標準，

聽說花會是每天「吃封祿」(卽每天拿多少錢)的，該案是以案情的大小論，每 家報館幾元，(譬如有十家報館每家報館五元，則卽須送五十元於該訪員，卽可將新聞不送各報登載)。這樣的賣買，也已做了許多年，已成爲公開的秘密了。

最近上海各報館編輯新聞的方法，都已革新了，對于訪員的來稿，已不十分重視，將來這種陋習也許竟能剷除也未可知。 這對於我國的新聞界——至少是對于上海的新聞界，我覺到實是一個必要的希望。

五　外勤記者的採訪新聞

採訪新聞，是外勤記者應做的工作。這是無庸解釋的。但新聞出在什麼地方呢？怎麼樣才算是新聞呢？ 初次當新聞記者的人、往往感到這種困難的問題無從措手。

「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雖是一句老生常談，但却能說出新聞的眞確的意義。 我曾把這句話改變爲：「新聞尋人 不是好記者；人尋新聞，才是好記者」。這是說的新聞記者，不是指「新聞」而說。 這二層：什麼樣子算是新聞，如何去找尋新聞，是兩個問題能夠解答，則訪採新聞，自然不會感到困難了。

我們要曉得：新聞並不是一件固定的物品，雖沒有如金苗鑽石的不易

發見，但也不是像瓦礫野草，俯採卽是。新聞是有時間性的，是流動質的。一失時效，新聞便變成舊聞，沒有披露的價值了。所以採訪新聞，最要注意牠的時間性。

其次應當注意的，是叙述的精細。譬如某日某時某處開什麼大會，名人的演說，會場的佈置，到會的團體，這些固然都是新聞的材料，但羣衆心理的描寫更爲重要，使喜怒哀樂，都留於紙上，第二天報紙出版，得以引起幾十萬讀者的慷慨激昂的情緒，宛如身歷其境，這種精細的描寫的手腕，不是庸俗的人所能辦到的，必須是出於學有涵養的人的手筆。

但這種團體的開會，機關的集議等等新聞，都是公開的，不足爲奇，猶如我前面所說的新聞尋人。剛做記者的人，這是一個很好的新聞採訪的所在，但在一般能力優勝的記者，却不以團體的新聞爲可貴，他們常用

各種方法去採訪重要而又爲人們所不知的秘聞，又能使不失牠的時間性，這便是我說的人尋新聞，是好記者的身手。

新聞記者採訪的新聞有兩種：一爲未來的，二爲過去的。未來的事，並非指天文家的預言：是說一件重大的事故，在還沒有發生以前，已預見端倪，因而欲採訪此事的是否必須發生，和倘若發生則預測其日期等。譬如甲方將與乙方開戰，雖還沒有接觸，但空氣已經非常緊張了，一般人都感覺到開戰就在目前，這時無論甲方或是乙方的重要官吏的行動，都是非常重要的，新聞記者往往十分的重視他，不肯輕易放過，而且復從事於間接直接的訪問，以期得到所欲知的新聞。

這時所須要的是想像的推定和臨場的機警

本來以想像的推定爲根據而從事於採訪新聞，不免犯了胸有成竹的毛

病，照例是不很適宜的。 但是當一件重大的秘密的事故將發生之前，當局者無論如何決不肯質直的向新聞記者作負責的報告，那麼新聞記者就有時候不能不用想當然的方法來推定了。 不過在想像的推定以前，必須加以精密的觀察 詳細的調查，總期所想像的與事實的距離不相差過遠，然後作疑似之詞，留待續證。 這是最安全的方法。 否則一味的胡猜，有似幼童射謎，信口亂道，有失新聞的價值，是不應當的。

一件事情的將要發生，其變化眞是瞬息萬象，新聞記者欲採訪這種新聞，須全仗臨場的機警隨機應變，迅速決定活動的方針，不能徬徨莫定，也不可墨守成規。 因採訪某事而得訪問其事的主人翁，固屬萬全；但有時因其事關係重大，主人翁決不肯隨便表示其態度。那時新聞記者便不能不爲多方面的採訪，以明其事的遠因 近狀，旁敲側擊，烘雲托月，全在

自己的機警，若祇知向一個主人翁進行，而不知從旁採問，倘主人翁不見，或不肯表示意見，豈不是無從採得新聞了嗎？

所謂過去的事，也不是說舊事重提。乃是指剛才[illegible]生的事而論，新聞記者爲要迅速地將其事的眞相報告於幾千百萬的讀者之前，愈速愈妙，愈詳愈貴，晚報的記者想將其事的眞相披露於當大的晚報上，日報的記者更要將其事的詳細經過的眞相刊登於次日出版的晨報上，晚報記者因急於出版之故雖不能如日報記者的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從容的記述，但其所扼的要旨和採訪的方法，大致是相同的。

但怎樣才能把新聞採訪得到呢？明知道某處發生新聞了。若牟然前去，一點也沒有準備，仍還是不得要領的，所以在採訪之前，每個新聞記者都要能辦到兩種先決條件：一是平日的涵養；二是臨時的工具。

平日的養涵：是——

一　能操土語，國語及外國語（英語或日語）。

二　明瞭各該地方的風土習慣和道路交通。

三　認識各階級的要人，和火車，輪船，旅邸，菜館的職員。

四　有冒險的精神，靈敏的口才，胆欲大而心欲細

這種平日的涵養，是每個當新聞記者的必備的條件，不是臨時可以學習得到的。　臨時應備的工具，因工作的互異，亦各不相同，但亦決非如外界所傳的剪刀漿糊紅墨水那樣的簡單。　照我們的經驗，至少應備有下列各種用品：一，自來墨水筆或活動鉛筆；二，日記簿　並須記錄各階級要人的姓名。字號，住址，電話，辦公或會客的時間，及其汽車的號碼，三，攝影機。

把這些都準備好了，便可以着手去採訪新聞。但這分兩種方法，爲新聞記者所不可不知的：一，是因人訪問；二，是因事訪問。

一　因人訪問——剛發生的新聞，當 聞記者得到最先的報告之時，其事已成爲過去的了。過去的事，新聞記者既未在塲親歷目睹，則欲知其事之如何發生及其經過，現狀及其善後，新聞記者於是乎不得不着手採訪。以明其眞相，探其究竟。因人訪問去者，譬如說認定了某人爲某一事件的主人翁，如一機關的主任，一商店的經理、一團體的會長等等，設法訪問，以求其事的經過的眞相。還有一種訪問，爲其人與其事無甚關係，如遇有重要問題或特別事故發生，特訪問一時局要人或專門學者，徵求其對於某一問題某一事故之其個人的觀察與意見，披露報上，爲讀者的參考。譬如爲上海租界華董問題，與唐少川先生的談話，爲裁厘加稅關

稅自主問題，與馬寅初先生的談話等都是。

新聞記者因人訪問，應注意下列數項。

1 對方的研究——訪問之前，必須研究對方之爲何如人。若對方爲政治家，則其出身，經歷，黨籍，及其在黨內之地位，與當局要人的關係。 對方爲實業家，則其所經營之主要事業，及其事業之成功，失敗，與實業界有力者的關係，在實業界的地位，有無新興的計畫。若對方爲新來的外國人，則其來我國的使命，更須加一番研究。如不了解對方爲何許人，漫然會見，不惟談話難得要領，且易爲對方所輕視。 既知對方的爲人，在訪問的時候，務先與以好感，則自能得滿足的談話。 也有一種素性不喜接見新聞記者的人，對於此種人，則必擇其所好之題目作引子，然後徐徐入於本題，也就不難得良好的結果了。

2　質問時的注意——新聞記者須具臨機應變之才，於行訪問時，尤爲需要，然必須先將質問之條項，加以準備，方能免臨時失措之虞。世有一言見詢即滔滔不休者，如遇此等人，則新聞記者誠無所勞，但其人恣意放談的結果，往往溢出題外，而於本問題，反不得何等要領，所談的話，更不知從何處記起，故對於此等人，不可不預定質問的方針。反，之若對方爲沈默寡言的人，不論如何發問，一二語外，漫無所答；則更須豫定問答的程序。

無經驗的新聞記者。常問人家「有什麼新聞嗎」？這實是不智的話。蓋成否新聞，可由自己的觀察而定，不應問及常人，常人所謂好新聞者，以新聞記者眼光視之，多無何等價值，而於常人絕不注意之中，往往能尋出極好的新聞來，此語爲初做新聞記者的人易犯的毛病。

又於質問的時候，須竭力避免「直接質問」的語句。所謂直接質問的語句，便是被質問者可以用「是」或「否」一語回答的話，譬如去訪問一個某重要人物，問他說：「聽說閣下將於某日赴某處，有這話嗎？被質問者往往答以「是」或「否」，此種答語，於不喜與新聞記者會面的人，多借此以塞責。而往訪的記者每易不得要領。故質問的語句應改爲間接質問，如「足下什麼時候出發呢」？則被質問者勢不能不答以確定的答復了。若恐對手萬一不答時日，則可發推測的質問，不強求其答。但求其確認，可用「眼看某月某日閣下就要出發了」！的口氣，自會奏效。此不過略舉一例。隨機應變，當在新聞記者的神而明之。

3 談話外的材料——訪問之目的，固在記取對方的談話，而談話以外，尚有許多好材料。例如：對手的居處，服裝，容貌，態度，以及其

左右的伴侶，會晤時的景趣話，都可以拿來作爲記事的點綴。

4 對方的態度——談話中應向對手表充分之敬意，自不待言。然尤當注意觀察對手方的態度和顏容。其效能：一，可藉表敬意；二，可使對手知我喜聆其言，自發快談於不覺；三，可察其言之是否出自肺腑。如不善察對手之態度與顏容，則將無由形容之，即令寫出，也必失眞相了。

5 意外之線索——與人談話中，凡偶獲意外的線索時，應注意：一，不可深問，蓋恐對手隨口話出之後，忽爾反悔，不復續說，甚或取消其說，或囑記者勿爲宣布。二，不可急遽告別。如以良材入手，欣喜之餘，恨不能立時返社，匆匆告別，則亦有被對手察覺之慮。故務守沈着態度，徐徐爲二三閑話，然後歸去，方爲上策。

6 載否之預約——如對手方發出「此事不可登載」或「此不過語君耳」

等話，則宜力爲謝絕，蓋往訪問之目的，本在獲得新聞材料也。倘一旦與對手方約定暫守秘密，就道德言之，亦不宜爲之披露，務始終守其秘密。此不特有關於個人的人格，即於全體新聞記者的信用，亦是很有關係的。

7 權作我之良友——對於對手，當存一長相交的觀念。羈旅一晤，後會有期，何况「人生何處不相逢」；所以新聞記者認識一人之後，其人無論爲何階級者，應存一「我所認識的朋友」的觀念，旣可備他日再有事故發生時的訪問，又可於新聞採訪外佔不少的便宜。

上列七項，都是因人訪問所當注意的事項。

二 因事訪問——因事訪問的方法，大致與上述相同；但是因事訪問，在人的訪問以外，或無人可訪之時，那麼新聞記者便應自覓線索，兼施用偵探家慣用的手段，或査驗出事的地點，或採訪其鄰居戚友，雖間接

復間接，亦必須得到其事的大體而後已；大體既得，乃再訪之於醫院的醫生或公安局的警士等等，必須用多方面的方法。集多方面的材料，彙合而參攷之。又因事訪問重事實而不重意見，與因人訪問的祇探詢其人的意見不同。採訪的範圍既屬多方面的，那麽難免採訪得相反的報告，新聞記者於此，便當運用精密的觀察，愼別取舍譬如有一個人被殺，兇手已逃走，新聞記者採訪新聞時，既不能與死者作最後的談話，又不能向兇手問其所以殺人的原因，自然非探詢於被殺者及兇手以外的人不可。但是兇手以外的人，對於殺者的感情，各有不同，於是批評互異，意見紛歧，新聞記者當在此各方探詢之時，最要注意者爲求事實，不重意見，有時候簡直可以放棄各個人所發表的意見而但求其被殺的時間地點情形善後，被殺者的身世職業，平日的行爲等等；對於被殺的原因，既發見相反

論的調時，卽略而不記，亦無不可。此爲因事訪問的主要之點。

探訪新聞，本來不是有一定的成法的，如何便利，如何能得到要領，這些都在新聞記者運用自己的技能。這裏不過略舉一二成法，神而明之，要在新聞記者自己的領會。

六 內勤記者的分工

把外勤記者的職務講完了，如今該來講內勤記者了。所謂內勤記者的意思，便是在報館裏編輯新聞之謂，與外勤記者之終日在外面奔走採訪新聞者不同。內勤記者在報館裏是重要的一部份，邵飄萍先生曾稱他爲報館的司令部。我國的報紙雖然規模大小不同，但對於編輯部的組織——內勤記者工作的分配却也無多差別，大約分做：1主筆（多兼作評論者），2總編輯，3電報編輯，4外省新聞編輯，5地方新聞編輯，6本地新聞編輯，7社會新聞編輯，8教育新聞編輯，9文藝編輯，10游藝編輯，11商業經濟編輯等等。此外，還有直接隸屬於某一部份的專門記者，完全聽命於編輯者的指揮和派遣，如敎育新聞記者，商業新聞記者，游藝新聞

記者，社會新聞記者等都是。 但此已屬於外勤記者範圍，茲不贅論。

關於編輯部之下，還有一種專門技術的職員，通常亦有稱之爲記者，實則其工作完全與新聞記者不同，如外國報紙的翻譯員，電報的翻譯員，時事諷刺畫的繪畫者等。

今且分述各部份的工作區別如下：

評論記者——是主持一個報館對外發表其第三者地位所下的批評者，亦即是社會輿論的建設者，其責任綦重，一言的出入，不僅於報館的本身有安危的關係，即對於國際，政府，社會，亦均有莫大的影響；所以一張報紙的評論，就是一家報館的靈魂。 這做評論的記者，都是專門的學者，其地位在報館的編輯部裏爲最高級，尊之曰「主筆」，通常稱爲評論記者，其俸給亦最優。 中國現在最受者所歡迎的評論記者，全國沒有幾

人，如北京益世報的顏旨微，天津大公報的張一葦，上海商報陳提壘，時事新報的潘公弼，一篇評論往往輾轉譯述，遍傳世界，認爲中國輿論的代表，其權威之高，効力之大，可想見了。此外多數守舊的報紙好作模棱兩可囫圇吞棗之談，在作者自以爲語不露骨，深得文章的竅訣，而在讀者，則胥不重視，簡直不當他是輿論看待。這種評論之所以尙能存在，完全因爲我國向來是不准言論自由的緣故，一言之微，如或觸怒某方，必遭拘戳，如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之死，成舍我之險遭不測等是。所以論者不敢顯語，流爲我國報紙之怪現象。（自前淸以迄於國民黨統治下，初無二致。）

總編輯——對報館內最重要最負責的主持人員爲總編輯。總編輯的職務在審查檢閱各方面的新聞來源及其性質，如發見有危害國家社會安寧

的新聞，或疑似不甚可靠的新聞時，總編輯就有全權隨時改正或捨棄之，並許量全部新聞的輕重緩急而規定其排列先後的次序，摘錄全部新聞的提要，刊諸報端，使讀者於展報時就一目了然，通常多混主筆與總編輯爲一職，其實是錯誤的。

電報編輯——外國新聞多用電報傳達，故無論那一部份的編輯，都可以稱之爲電報編輯；中國因交通不便，及報紙的經濟不富裕之故，非有重大事故，非在重要都會，都不用電報以傳遞新聞，故中國的報紙，電報僅佔其一小部分。二三年以前，上海最大的報館如申報新聞報等，對於電報的編列，都不分類別，也不辨其性質的輕重，只是刻板般地將北京來的電報列爲第一，廣州或天津來的電報列在第二第三，從別處較不重要的地方或外國來的電報列在最末。自從上海商報出世，電報的編輯法，始引

起社會人士的注意，不但辨別電報的性質，分別輕重，排列先後，而且歸納若干相同的電報在一處，另加一行足以引人注意的標題及摘要，讀者稱便。(六) 自此以後，各報相繼仿行，到現在差不多國內報紙對於專電，無不分類編輯，加以標題及摘要了。

外省新聞編輯——各報館爲求新聞的眞確迅速的特色起見，於國內外各大都會商埠，都聘有特約通信員，担任各該地方新聞，用快信寄遞其所採訪所得的新聞，通信員所作的新聞，與本地所採訪的新聞，其編制微有不同，通信員所做的通信，大都是有系統的，每一次通信，對於某一件新聞的發生和經過，必有詳細的敍述，若有時非一次通信所能概括，則視其新聞的重要，而分若干次的記述方告一段落。不比採訪本地新聞時只記個大概便算盡事了。 外省通信員不僅須爲各該地的土著，而且對於當政

學商各界，均須熟悉，其所作的通信，於敍述事實之外，且須修飾詞藻，使本來記述新聞之文字異常乾燥者，一變而爲流利生動之記述文足以引起讀者之美感。編輯此類新聞者，稱之爲外省新聞編輯，或亦稱緊要新聞編輯。但此類新聞，非全由通信員記述，亦間由各該地之報紙剪裁而來者。下列之地方新聞亦然。

地方新聞編輯——地方新聞係指省內或鄰省各縣市所發生的新聞而言。各報館對於各縣市常約定一人做各該縣市新聞報告的職務，每日或間日作一小簡由郵遞寄來，這類瑣屑的新聞雖不會受人特別的注意，但是因數十百萬的讀者中，總有不少人注意其各本鄉的事務者，所以各報館對於這一類的新聞，也就特設一個編輯專司其事。

本地新聞編輯——凡一張報紙欲求銷路廣大，必求刊登新聞之迅速翔

實，而於本地新聞尤須注意。能先取得本地讀者的信仰，然後方能慢慢的推廣到外埠去；未有一張報紙能於外埠暢銷，而反不能受本地讀者的歡迎者。所以本地新聞，在報紙的全部，常佔有極大的面積，以容多量的新聞，本地新聞的編輯，因欲求新聞的真確與迅速，常指派外勤記者隨時採訪其所欲的新聞，或臨時去訪問某要人某學者等。本地新聞的編輯者，最好是一個活動而又善於交際的人，常與各階級間的人物相周旋，熟習了就地的風土人情，明瞭了就地各階級的動作的內幕，就不容易受外界的欺騙，爲土豪劣紳會棍流氓所利用了。我們要曉得社會上儘有許多吃飽了白米飯沒有事做的人，他們以製造新聞爲業，矇混社會，借此賺錢，編輯者一不謹慎，便要受他們的欺騙，供他們的利用，這種情形，在上海尤其層出不窮，我們不必明指出某人來，我們可以曉得，上海有多少劣紳和會

棍，他們之所以成名，就完全是從報紙的本地新聞上所吹捧出來的；有多少團體機關，是利用了報紙的本地新聞而欺騙詐財的。上海一隅是如此，其他各地怕也不見得不是如此吧？倘若我們的本地新聞的編輯者他不是一個熟習社會上的內幕者，那麼，他豈不是他將為一般劣紳土豪所利用造機會了嗎？所以充當本地新聞的編輯者，他決不能僅是一個老成持重者，或有新聞專門學識者，他還須是一個熟習社會一切情形的人，方不致於為人利用。上海有幾家報館的本地新聞編輯者他們雖有的是老成持重，有的是具有新聞專門學識，但他們於社會情形不甚熟悉，就不免有為土豪劣紳會棍流氓造機會之嫌了。

社會新聞編輯——所謂社會新聞者，是專記盜賊奸拐婚姻以及家庭等等瑣事，以示別於國際政治新聞而言。社會新聞名稱是否確當，固倘有

討論的餘地，但這名詞差不多已爲一般人所慣用，且別無相當替代的名詞，故此處仍稱之爲「社會新聞」。我國報紙之注重社會新聞者，以北京的社會日報爲首創，其後北京各報相繼仿行，其新聞的來源，得諸偵緝隊公安局者有之，得諸臨時新聞記者（詳外勤記者與訪員節）的投稿者亦有之。如奸拐盜竊殺人自殺戀愛離婚等事，凡從前爲報館編輯所不注意者，亦即所謂訪員所供給的死的刻板的瑣聞，現在都用小說記事的方法，原原本本，詳爲紀述委婉曲折，幾與短篇的偵探或戀愛小說無異，爲一般讀者所歡迎。上海首先注重這類新聞者爲時報，現在則各大報均闢專欄刊載，而時事新報尤爲偏重，較之北京各報，可說是「青出於藍」了。

文藝編輯與游藝編輯——爲調和讀者的口味起見，各報紙都於最後一版，附刊文藝作品或游藝新聞與批評。上海的申報時報等在二十年前即已

聘有文藝作家担任這項工作。至設立專欄，實始於申報的自由談，刊載通俗小說筆記等有趣味的文字。近年來申報又新闢「本埠增刊」一欄，刊載上海各商店有廣告作用的新聞，及各種游藝新聞，「藝術界」一欄則專刊批評書報音樂等文字，自新文化運動後，上海民國日報增添副刊一張，名「覺悟」，時事新報的副刊名「學燈」，專載學術思想的介紹，和批評，與新文藝的翻譯和創作，為一般新學界所歡迎；均印單張，可以合訂。惟現在「覺悟」與「學燈」二欄雖猶存在，已無生氣，迥非往日之有左右學術界的勢力了。北京如晨報，京報及世界日報等副刊，亦曾哄動過一時，自革命軍興，北京為軍閥控制，箝制輿論，無所不用其極，加以素來麕集在北京許多文人，都紛紛南下，於是停刊的停刊　消滅的消滅。按副刊如編輯得法，輔助報紙的銷行之力甚大，因容易受一般青年學子所歡

迎，往往爲了副刊而訂閱一份報紙，這事情是很多的。

教育新聞編輯——教育新聞報最先注重者，爲上海的時報，在五四運動前，時報在教育界的勢力是非常之大的。自新文化運動後，上海的時事新報，北京的晨報，便代之而興；但時報對於教育的新聞，仍舊是注重的。現在上海的申報新聞報都闢有教育新聞專欄，延請專門記者司理編輯，除學校教育之外，兼載體育界的消息，如足球籃球乒乓球的比賽等，亦爲留心運動的讀者們所歡迎。

此外各大報的專刊，如上海商報的商業金融，申報的汽車週刊，時報的圖畫二日刊，北京世界日報的圖畫週刊等等，或臨時增刊，或永久增刊，有設專員辦理，或併屬某一部份辦理，則以各報的經濟能力爲標準，不能一概而論。

七　新聞記者之養成與待遇

新聞事業在中國的發達，不過是近十年來的事，然而國內交通阻塞，實業不興，內地民智未開，少見多怪，老大的中國，一點沒有振作的氣象。 這原因雖因爲政局不安，內戰迭興，而且互有因果關係。 但欲勵精圖治的以建設新中國，却至少非先提倡新聞事業不可。 因爲新聞事業是各項事業的先進，負有啟發指導社會的責任。 如何便利交通，如何振興實業，如何灌輸智識於民衆，一切應興應革之事，都得要新聞紙來負起提倡的責任

新聞事業既負起了這樣重大的責任，自然不能把這責任棄置不顧，自然應得努力的幹才對。但事業的本身他是不會幹的，所以這責任還是負在從事新聞事業的人身上。所謂從事新聞事業的人，雖包括一切報館經理新聞社長而言，但最重要的最直接的還得要數新聞記者了。

在今日的中國，新聞事業雖已比較從前是略見發達些，但新聞人才之缺乏，則亦無可諱言。一般報館和通信社所僱用的新聞記者，大都不能認識自己的地位與人格，言論行動，亦多有可以非議之處，而且缺少新聞學的智識，只知因陋就簡，不能出奇制新，遇有國際間的糾紛發生，則又昧於世界大勢，不知所措，眼光短淺，無從論斷。這些缺點，幾乎成爲各個新聞記者所共同的了。又對下則自視太高，對有權勢的人則又自卑太甚，喪失自己的人格，墮落自己的地位，這些都是不良的現象。

我已說過：新聞記者們都負有極重大的責任，無論建設新中國，啟導舊社會，這種重大的責任，決不是一般缺德的新聞記者所能勝任的。同時也決不是一個良好新聞記者所能勝任的。這須得要許許多多的良好的新聞記者，都能够盡力負起責任來，建設新中國和啟導舊社會，才有希望。否則將弄成一團糟，不但沒有希望，而且反足以生阻碍呢！

建設新中國和啟導舊社會已成爲今日當務之急，所需新聞事業之提倡與開導當然也是非常緊要的。而新聞事業既得需要良好的人才，試問將從那裏產生這些人才呢？人才不是天生成的，那怕是天才，也得要受學問的涵養。所以欲求良好的新聞記者，還得要從如何養成的方法着手。

這自然脫離不了教育的範圍。這便是說要養成良好的新聞人才，須要在學校中有充分的新聞學的教養。在中學部，可以列入一些普通的新

聞智識，讓一般學生們都得有研習新聞常識的機會。若有志研習新聞事業的人，則在大學校中可增設新聞專門科，使他們得深造一切。從這裏畢業出來，再去從事新聞事業，則學問常識，當然儘足已夠，再加以人格的修新養，自然能成爲一個良好的新聞記者。

每個新聞記者都能奉公守職，都有學問的涵養和人格的謹持。則中國新聞事業之發達，將指日可待，而建設新中國啟導舊社會等，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了。

新聞記者既然負起了重大的責任，爲社會爲國家盡着監督指導的義務，居於「超社會的」地位，則被人推崇爲人敬愛，自是應當的事情。同時，我們以爲，在物質上，新聞記者也應得有較優的待遇。因爲這種爲公的事業，又須冒險耐苦，是應給以豐厚的代價，使從事這種事業的人，生

活安定，不致每天計算着柴米油鹽，才能安心任事，將這作爲終生的事業，然後對於事業才有所貢獻，有所發展。

我國今日的許多新聞記者，多不能克盡厥職，有許多缺點，像我在前邊所說的那樣，固然多半是由於學養的不足；但所得的薪給太少，不能維持新生活，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報館經理的輕視新聞記者，尤其是外勤記者，薪給的低微，待遇的不善，這些都是普遍的現象。當新聞記者的人入不敷出，可又不能不維持日常必需的生活，於是不得不低頭仰上級職員的鼻息，惟以阿諛爲事；有的不免借了新聞記者的神聖的招牌，意外另謀生活的道路，不能自保其尊嚴的人格與高尙的德性。這些不良的現象，我們是不能完全責怪新聞記者本身的。

要新聞記者安心的奉公守職，便不能不優遇新聞記者，使無生活之

發。這個待遇的問題，可以說與學養的問題有同等的重要，我國的新聞事業正在發展的進行中，報館的經理先生如果不故步自封，便不能僅視新聞記者爲自己僱用的屬員，可以任意呼喚；對於待遇的問題，是應得要格外注意的。

關於這問題．屈死於軍閥之手的名記者邵飄萍先生曾有很透澈議論，邵先生的性格是異常倔強的，但却能保持自己的人格，不搖尾乞憐於人，因此便遭了小人的毒手，文中極言新聞記者保守人格的重要，因爲節錄於下，聊以紀念邵先生：

記者人才之養成，爲新聞紙改良之根本問題，此無論何人所不能否認者。但人才養成而後，又何以保障此種人才之生活地位與人格乎？故記者優遇之方法，乃一極重要之問題也。今當新聞業亦資本主義漩渦中

之時代，記者乃一精神勞動之勞工，而資本主義之壓迫，使其生活時時動搖，使其人格時時被奪，殆各國所皆不能免之事實。我國今之營新聞業者，對於記者地位之觀念，尤有輕視冷酷之習性，其結果倔強者悉遭擯斥，蒙寵遇者乃半屬先意承志乞憐搖尾之徒，是人格既先破產，尙安能保其社會公人與第三者地位之資格？各國新聞記者團有鑒於此，乃有種種團體之組織，專以互助之方法，保障生活地位人格之安全。此層我國亦決不可少。而新聞記者之所以能團結一致，又與人才問題有關係，蓋必先自認識其地位人格，乃方有使資本主認識其地位人格之餘地也。關於此類團體組織之方法？英美各國已不少其範，其精神與普通勞動團體所主張，有一部份相似，惟新聞記者所當注意之點飾不僅在生活。（實則勞働者地位改善之要求，最後亦係人格問題，而生活不過其手段也。

何以能達人格完全之目的，自以生活安全為第一必要條件，故關於此事，手段與目的易有誤認之處，不可不知也。　記者地位之保障問題，有以下各項：

（一）保有職務上精神之自由，不能視為機械的，或如其他被傭之使用人員。

（二）非有自身不盡職或道德上之缺陷，不得任感情愛惡藉口撤換之。　而如年限契約等，亦宜有一定之辦法。

（三）失業記者之介紹救濟，定少年記者 Junior Pro of essional 老年記者 Senior Prof essional 等每週給費之最低額。

（四）調查關於新聞業之法規慣例，為欲達新聞記者行使職務之圓滿，努力於立法之修正改良。

（五）設置新聞記者公共之圖書館及集會建築物等。

（六）準據國民保險條例，營新聞記者之儲蓄保險事業。

（七）依一切適法手段，以圖新聞記者地位之增高與意志之團結。

故如英國者：在一八六四年以來，已有許多關於新聞紙之財團及新聞記者協會等，一八九〇年，皆得女皇維多利亞之勅許。所謂新聞紙財團者，The Newspaper Press Fund 財產總額有十萬鎊以上、其處理一切皆付之秘密；凡社員及與新聞業有關係之遺族，可以請求救濟，此外如新聞記者協會，The Institute of Journalists 國民新聞記者同盟 The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等，皆爲保障新聞記者之生活地位人格之有力的團體也。

新聞記者地位人格之保障、卽所以防資本主之專橫，故表面似僅爲精

神勞働者方面設想，實則與新聞業全體有莫大效益，此尤資本主所當徹底覺悟者耳。

邵先生在這裡力言新聞記者有團結，并且說這團結不僅足以保障新聞記者本身的生活地位人格，且能促進新聞事業的發展，極能說出團結的眞義。近年來我國各地也都有新聞記者的組合了，這是一個好現象。關於我國新聞記者團體組織的歷史，我當於下一章內加以詳細的敍述。

八　新聞記者的組合

因爲辦報的大人先生們，從來不尊重新聞記者的地位，和其獨立的人格，所以從事於新聞事業的各記者，也都忘掉了他自身的尊嚴與所負的使命，像馴羊般的爲一報館（或通信社）的一雇傭者，終日碌碌替報館的經理董事們作機械式的牛馬，以換取其應得的最微薄的報酬。

新聞記者在報館裏，既變爲一個與其他的雇員相同的一個雇傭者了，自然他除掉了奉特種的使命代表整個的機關外，祇可以其個人——不以新聞記者——的資格而爲其他的活動。這種活動，且時常要報館的主任者

無形的監督，換一句話說，就是防備他以新聞記者的地位與資格而活動。這種無形的防備，在新聞記者本身不能維持其尊嚴的人格和高尚的德性時，却還可以說；但是這究竟是報館裡的大人先生們不尊重新聞記者的人格的一種表示呀！

新聞記者既然不能夠爲自身——新聞記者的地位——而活動，所以新聞記者除保持其已取得的新聞記者的飯碗以外，就沒有單獨活動的可言；更說不到什麼新聞記者團體的組織了。

代表整個的報館所組織的團體，很早就有了：像上海的日報公會，和十年前所召集過的全國報界聯合會等；至於新聞記者本身的，那麼要算民國十年所組織的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爲全國新聞記者的組合的嚆矢了。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十月全國商會教育會聯席大會，在上海總商會

開會，上海的新聞記者，除各家通信社外勤記者常川到會記錄新聞外，各報館因1尙未設有採訪部2本埠新聞本取材於各家通信社，所以除非有特別重要的議案時，報館的記者——內勤記者——從沒有到會場去直接採訪新聞的。當時因發表對內宣言，草案雖已通過，會場記者因受主席團的囑托，不在次日晨報上發表，不料到第二天，上海總商會出席代表湯節之君所辦的商報，忽然全文披露，於是全場嘩然，到開會，而還沒有開議的時候，中國晚報記者張冥飛，將會場新聞記者（多爲通信社記者）所共同簽名的公函，提出質問，請主席團先行答復，否則今日新聞，即不爲記錄；其時太原商會代表會長宋某，因在內地，輕視新聞記者的習慣，並不加以考慮，就從會議上起立，大罵新聞記者，於是在場的代表，都收拾紙筆，完全退出；是日，尙有歡送太平洋會議國民代表大會，同時在總

商會常會室開會，因此亦聯帶受新聞記退席的影響，次日各報均無上項消息。這是新聞記者怠工的破天荒。

第二天主席團由會長聶雲臺黃炎培署名，紛函各通信社和各報館道歉，並眞接向到塲的新聞記者表示歉意，風潮始平。

自此次風潮發生後，其時在塲的新聞記者，都覺得爲維持新聞記者本身的地位和威權計，必須有團體的組合，當席推張靜廬起草規約九條，定名爲「新聞記者聯歡會」，最初簽名發起者爲嚴諤聲張靜廬郁志傑周孝庵四君，但祇限於外記勤者，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發起人茶話會時，內勤記者最初熱忱加入者爲潘公展戈公振二君，會員人數爲三十一人，厥後漸次介紹，最多時連外報記者共七十二人。

新聞記者聯歡會最初規約，限制報館的經理及總編輯或主筆加入；在

當時的用意，以爲經理與主筆其利害關係與內外勤記者不同，且因報館的地位與政治色彩的各別，使此純粹爲勞働組合的團體，染上了一點顏色，後來經第二次的修正，祇限經理而不限主筆或總編輯，因爲主筆或總編輯，亦係內勤記者的一部分，不過在地位上的不同，在事實是全部分的主腦能了。

自從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成立後，各地的新聞記者，亦都起而作同樣的組織，如北京的新聞記者公會，廣州的新聞記者聯合會以及其他各省埠有二家以上的報紙的所在地都有。

民國十六年二月間，國民革命軍已超越杭州而達江蘇邊境，上海的新聞記者因鑒於新聞記者歡聯會的一事不做，每月祇定聚餐一次除關於新聞記者本身的利害以外，概不參加。乃發起日報記者公會（各報館內外勤

記者所組織）通信社記者公會（各通信社內外勤記者所組織）待二種公會成立後再合而爲一大規模新聞記者公會，這種有組織的確比較原有的新聞記者聯歡會爲進步了；但當時的上海，處於軍事的混亂之下，所以日報記者公會之中之一家報館（新申報），隨孫傳芳的敗退而告消滅；通信社記者公會之中的一家，因隨清黨運動而改組了。這樣的同不的組織自然難免於失敗。但是新聞者的聯歡會，曾經提出過的「新聞記者星期休息」的議案，無疾而終後，日報記者公會，復有「改良新聞記者待遇」的擬議，雖然沒有什麼成績，可是不能不算是中國新聞記者的自覺的表顯呀！

代日報記者公會通信社記者公會而與的，爲葉如音嚴愼予張振遠李子寬諸君所發起的新聞記者聯合會；這是比較更有進步的一種組織，不僅爲本身的利益而集合，並參加民衆團體的各種運動，甚且直接的爲整個的新

聞記者的利益而作政治運動。成立於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會員人數八十二人。第一屆常務委員爲嚴愼予，何西亞，張振遠，蔣劍候，張靜廬五君。第二屆爲葉如音，張振遠，李子寬，蔣劍候，杭石君，陳冰伯，金華亭，金雄白，管際安。第三屆爲嚴愼予，張振遠，胡仲持，朱應鵬，李子寬，湯德民，蔣劍候，金雄白，杭石君，陶百川，馬崇淦。第四屆爲周孝庵，顧執中，余空我，戈公振，馬崇淦，胡憨珠，錢滄碩，徐恥痕，錢小鶴，嚴獨鶴，范敬五。

下編　中國的新聞紙

一　新聞紙的起源

一　新聞紙的定義

新聞，這一個名詞，始見於宋朝，當時傳遞消息的所謂「邸報」，已經很風行的了；除「邸報」外，還有許多私人方面，用種種的方法，探聽一些在重要的機關裏所洩漏的消息，用非公式的傳遞給幾個人或散居若干區域的若干人，那時候名之曰「小報。」朝野類要說『邊報，係沿邊州郡，列日具幹事人探報平安事宜，實封申尚書省樞密院，朝報，日出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

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洩漏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照這一段紀事，那麼我們正可以說，我國在宋朝的時候，已有私辦的新聞紙了，不過在那時候，機械還沒有發明，而又格於禁令，所以「邸報」可以用木板雕刻後，刷印若干份，驛遞各處；「小報」却不許有同樣的刷印，至多是用人工的抄寫，秘密的分遞給各地的關係人能了。但是論其性質，頗有幾分像現在的民有的新聞紙，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却和現在的新聞記者一樣。

現在，我們對於新聞和新聞紙，所下的定義是：「新聞者，對於讀者引起興趣與影響之事件，發見意見等正確而得時之報告也」。用機械復製而成爲一般的普遍讀物的，叫做「新聞紙」，亦名「報紙」。戈公振先生在他的報學史裏，綜合各國新聞學家對於新聞紙所下的定義，概括而定

比較簡明而確當的定義曰：

報紙者，報告新聞，揭載評論，定期爲公衆而刊行者也。

新聞紙的定義，照中國的報紙條例（已經廢止）法令的規定爲「用機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學材料印刷之文字圖畫，以一定名稱，繼續發行，均爲報紙」。又郵政章程第九章新聞紙類：「凡屬各項可以訂購之出版物，無論華文洋文即如新聞紙及按期出版物、在中國著名之印刷所，按指定之期，挨次編號出版，且係散張成秩，不用木板布皮等套，或他項堅實之物質裝訂者，即准在發行處應赴之郵務管理局掛號，作爲新聞紙類郵寄」。如果是這樣的解釋，作爲「新聞紙」的定義，未免失之寬泛，不合於中國的習慣；若照現在中國幼稚的新聞事業而論，所謂新聞紙從狹義的，那麼不如直截了當的說：「凡是定期刊行，以機械複製，將一般有興味的現實事件狀態之

混合的複雜的內容，化爲通俗的出版物」，叫做新聞紙。因爲這樣的解釋，可以免掉新聞紙和其他的定期刊物雜誌混爲一體。定期刊物，雖然也有專載新聞的三日五日七日出版一次，在某一縣或鄉鎮所發行的，不過在現在的中國內地，還是極少極少，卽使是有，也是銷行不出一縣一鄉一鎮的。普通的所謂雜誌，雖也有混合的複雜的內容，然而雜誌究竟是帶有專門色彩的，不是一般的讀物，或許沒有像新聞紙一般的有時間性。

二 從唱賣新聞談到邸報

在中國還沒有新聞紙以前，在朝的有公的「邸報」，私的「小報」；在民間的有唱的新聞，和畫的新聞二種。後二種不知發源在什麽時候，在邸報和小報以前或以後，那都沒有方法考據的了。

唱的新聞，在我們的鄉間——浙東一帶，名之曰「唱新聞」，業之者大抵是盲人，也有不盲的，不過很少數。他們所唱的，都是民間所發生的一樁可歌可泣的事件，原原本本，有系統的，從事件的開始，以迄於終了，和現在新聞紙上所記載的社會新聞一般。當時，太槩在沒有新聞紙記載的時候，除掉了官海升沉的官報，科舉中式的捷報外，其他凡是民間所發生的事件，是沒有方法能聽到的，他們所能夠聽見到，而現在還在傳誦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就是在這輩「唱新聞」的人們的口裡所唸出來的新聞罷了。

畫的新聞，比較唱的新聞是進步得多了。他是棄舊翻新，花色繁多，消息也敏捷，因爲他的手續簡便，不像唱新聞的要將一件經過的事實，從起頭以至於結局，更不必像唱新聞的要將這一樁事件，用諧韻來編爲長篇的歌詞，學會了一樁，該費掉了多少的時日，才能夠背誦如流地唱出來一

句不脫咧；聽唱的人們，除掉聽了他的告訴你這一樁新聞的內容複雜情節以外，還要評判他唱的腔調的悅耳與否？嗓音的圓潤與否？ 畫的新聞，在這些困難的手續和技巧，都可以不成問題。 畫的新聞，一名爲「賣新聞」，他是用一張普通的薄紙，將最近隣或隣省縣民間所發生的一樁値得轟人聽聞的新聞，用粗陋的畫工，畫就了六幅或八幅的小圖，經木板雕刻而成一長方形，然後用手工刷印的方法，印就了若干張分給「賣新聞」的人們，拿了分跑到各縣市鄉鎮，出賣給那些愛聽新聞的人們。 這一張粗糙的畫紙，雖然那紙上沒有一個字，加以說明這圖的內容，可是這六幅或八幅的畫，却是有連環性的，從開頭以至結局。（也有未曾結局的） 已經廢止的中國報紙條例的規定，「用機械或印板及其他化學材料印刷之文字圖畫」的解釋，我們大可以名之曰「畫的新聞紙」。

「唱新聞」，現在鄉間還是有的，不過已經失了他的意義，在聽的人們，祇曉得聽他的唱句和腔調罷了；實際這輩「唱新聞」的人，也沒有新編的新聞，陳陳相傳，於是乎變做了故事的歌唱者了。「賣新聞」到現在還常常見到，就是在中國新聞紙最發達的上海，也還可以碰到，假使你留意；不過賣畫而兼唱歌，信口開河，買的人們，多因聽其唱而買其畫罷了。

「邸報」，發現於唐德宗時，離現在已經有一千一百五十年了。裡面所記的都是皇帝的起居言行，和官吏賞罰宦海升沉的事。係用手寫後纔用木板雕刻成單張，以事務的簡繁，定張數的多寡；每頁分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錢，有界欄而無中縫，宋時的「邸報」，除掉刊登皇帝起居注外，還選刊各疆吏，諫史的重要奏摺和建議書等，分給各衙門部署，

以資參考。 汪文定與李運使書：「墾田之議，頃於邸報中見之，頗訝其首尾不貫串，今得見全文幸甚」。 那麼在當時邸報中所刊登者，不過些提綱挈領的話，略而不詳，因爲印刷雕刻的不方便，其所記載自然力求簡略，亦如現在新聞報上的專電能了。（如果電報發達，電報就可以傳達較長的新聞，就無用再標專電的名稱了。）

因爲「邸報」是皇帝所獨有的東西，其所選登又祇限於可以公布的公文。 朝士疆吏，爲需要敏捷的消息，多量的新聞起見，於是乎又有所謂「小報」者，應這樣的需求而產生。 「小報」在當時極爲人們所注意，試讀海陵集中論禁小報文使可知當時人們的重視「小報」有如此者文曰：「方陛下頒詔旨，布命令，雷厲風飛之時，不無小人譸張之說，眩惑聽衆。 如前日所謂召用舊臣，浮言胥動，莫知從來，臣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報。 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輩爲之也。 比年事有疑似，

中外不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爲實，以無爲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曰小報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則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則何以取信？此於害治，雖屬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觀此，所以我們可以說，宋時的「小報」，已具新聞紙的雛形和價值。至於「其然或不然」因爲是邸吏私自訪聞所得，爲傳遞消息迅速起見，或其事尙未成熟，或其說未必果行，必要待之「他日驗之」，才可明白 這正是現在新聞記者的口頭禪，所謂「有聞必錄」是也。但是要以「他日」的事實，來證明「今日」的傳說，自然不免有「不然」的地方，就是現在的新聞紙上，何嘗就沒有「不然」之處呢？況且從前的「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在皇帝之一言，喜怒風雲，朝夕不

測，我們正不必為「小報」病。猶之乎現在的新聞紙刊登的專電，某任部長，某罷局長，非待見正式命令，未必卽靠得住；所以民國以來的政府公報，雖然在新聞紙這樣發達的時候，還是為各部署衙門所重視，用以證實新聞傳說的「或然或不然。」

「邸報」，為私邸所發行。因唐時十六節度使的私邸，都設在首都。「邸報」就是由私邸通報給各自的藩鎮的通報機關，如現在的官辦通信社。「邸報」中所記不外皇室的狀況，詔令，奏章，敍任，辭令，謁見，朝覲，賞罰，廟堂會議等等。其發行為不定期刊。直到元朝，才改定為每十天一次。

「邸報」這個名詞，到淸朝方才廢止，改為「京報」，其內容格式，和從前相同，不過由散張而成為本裝能了。民國時代，新聞紙已非常發

達。但是「政府公報」，還是一樣的存在，革命後，國民政府繼續出版「

國民政府公報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三事字第貳號

國民政府秘書處發行

南京城內丁家橋

電話二百九十二號

本報價目

廣告價目

國民政府公報」，也是一樣的格局，換湯而不換藥。不過「京報」，「政府公報」，是每天發行的，「國民政府公報」卻是每逢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每月發行三次。

二　新聞紙的發展

一　外國人所辦的新聞紙

官報——統治階級所有的——之外，民有的新聞紙，當以一百十四年（一八一五年）前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爲最早，創辦的是倫敦傳敎會，編輯的人是英人馬禮遜，麥都思，和我國耶教徒第一人粤人梁亞發。主其事者爲英人密爾恩。印刷發行都在馬六甲地方。從淸嘉慶二十年起，至道光元年止，凡七年。繼起的有「特選撮要」，發刋於巴達維亞，凡四年。又有「天下新聞」，發刋於馬六甲，凡四年；內容所刋登的爲中國

新聞，歐洲新聞，科學，歷史，宗教等，係用活版排印。

在中國境內，外人所主辦的新聞紙，當推「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爲最先。從道光十三年起至十七年止，凡四年，主其事者爲德人郭實臘，發刊於廣州。此後，在中國境內續有出版如香港的「遐邇貫珍」，甯波的「中外新報」，上海的「六合叢談」，香港的「孖剌報」，上海的「中外雜誌，」都是每月一本，裝訂成帙。（中外新報初爲半月刊，後改月刊。）週報之最初者，爲廣州的「中外新報七日錄，」上海的「教會新聞」都每星期一次。

日報的最先出版的，是香港的「中外新報」，在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由伍廷芳向孖棘報提議，增出華文晚報一種，定名爲「中外新報」，即由伍君主持編輯，初發行時爲兩日刊，後改爲日刊，繼此而起的有「上海新報」及「滙報」（滙報創辦於光緒八年，旋售於日人，改名爲同文滙報。）等。到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現在在全中

國最佔勢力資格最老的「申報」，由英人美查，創辦而出現了。

申報創辦之歷史，據中國報學史所載：「申報發刊於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爲英人美查所有。美查初與其兄販茶於中國，精通中國語言文字，某歲折閱，思改業，其買辦贛人陳莘庚，鑒於上海新報之暢銷，乃以辦報之說進，並介其同鄉吳子讓爲主筆。美查贊同其議，乃延錢昕伯赴香港，調查報業情形，以資倣效。蓋時日報初興，競爭者少，其兄所營茶葉亦大轉機，故美查得以歷年所獲之利，先後添設點石齋石印書局，圖書集成鉛印書局，燧昌書局，燧昌火柴廠，與江蘇藥水廠等，光緒十四年，美查忽動故國之思，乃添招外股，改爲美查有限公司，而收回其原本。托其友阿柏拿及芬林，代爲主持。光緒三十二年，公司以申報館營業不振，及江蘇藥水廠待款擴充，由申報館買辦席子佩，借款接辦，

名義則尤屬之外人。民國元年，席將申報館售於史量才，於是申報遂完全歸於華人」。

「申報」這一個名詞，在中國境內，幾沒有人不曉得的，無論這個人識字不識字，或是老年的婦人，年青的小孩子，他都曉得；他們雖沒有見過申報，但是他無論拿到一張什麼樣的報紙，他不曉得，他就名之曰「申報紙」；也頗有識字的人，他雖曉得別種報紙的名稱，可是他往往就隨便稱任何報紙為「申報紙」。這「申報紙」三字，幾幾



乎在中國內地，是代表任何新聞紙的一個總名稱了。

繼申報而起的，現在成爲中國二大日報，佔中下階級社會唯一的勢力，銷行最廣的「新聞報」，開始創刊於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的上海，離申報創始期後二十年。

新聞報，係前清光緒十九年癸巳元旦出版，由華商組織，爲私人公司，公推華盛紡織廠西人丹福士爲總董，裴禮思爲總理，華商中張叔和亦在焉。公司後漸解體，丹福士遂獨爲主人，英人斐禮思爲總理，郁岱生以收支而兼主筆，總校蔡紫紱，專撰論說。旋郁氏因事告退，另延袁翔甫爲主筆，孫玉聲爲本埠編輯主任。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丹福士因事破產，所辦日報先已押給某公司，美國公堂判將報館交歸該公司辦理，以清債欠。後六月爲福開森購得。時福開森爲南洋公學監督，任汪漢溪

爲總理。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四月改組公司，乃照香港法律註册，以福氏爲公司總董，克拉刻副總董。民國五年英公司解散，改組美國公司，照特來佛省法律註册，卽今之新聞報公司。（新聞報廿五年記念特刊）

外國資本的報紙，在中國境內者，後尚有福建的「閩報」，創於光緒二十三年。北京的「順天時報」，創於光緒二十七年。奉天的「盛京時報」，創於光緒三十二年。大連的「泰東時報」，創於光緒三十四年。這都是日本人的資本，爲文化侵略的工具。革命軍北伐時，亂造「國軍赤化」之謠；濟南慘案發生以後，更肆無忌憚，顚倒是非，宣傳其「山東出兵」正大光明的正義，而抹殺事實，還以砲攻濟南城，把住膠濟路，強佔我山東半省爲有理。可是我們不爭氣的中國人，尤其是平津的中下級社會和自命爲上等人的官僚政客，還是一樣地像做了日本帝國的順

民一樣，寧願不看中國報，不可不看順大時報，於是乎這種罪惡昭著的日報，還是在平津一帶爲銷行廣大的新聞紙，和美國教會所辦的「益世報」，爲北方勢力最大的新聞紙。(註)順天時報已於本年(一九三〇)三月停刊。

二 中國人自辦的新聞紙

民有的新聞紙，純粹爲中國資本，中國人主編的，要算同治十二年在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爲最早。其次爲同治十三年上海出版的「滙報」，香港出版的「循環日報」，光緒二年在上海出版的「新報」，光緒十二年在廣州出版的「廣報」。待光緒二十一年，中日戰爭之後，民氣陡漲，民報的產生，更如雨後春笋般的勃興，強學會的「中外紀聞」，「強學報」，先後在上海北京出版。著名的「時務報」，「時務日報」，「蘇

報」，「時報」，「神州日報」，「時事新報」等，都相繼在上海產生了。

這是民有新聞紙的最盛的創始期，當時編著的都是有名的學者，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蔡子民，吳稚暉，于右任，狄平子，汪穰卿等，可惜都是一班文人，除了下筆千言的做做文章外，不明經營之術，因此，經濟發生困難，便漸漸地消滅，現在我們還能夠看得到的，祇剩有「時報」，「時事新報」，和香港的「循環日報」罷了。

1　循環日報　創刊於同治十三年。先是，有王紫銓者，以上書太平天國忠王楊秀清之嫌，清廷欲得而甘心，乃隨麥華陀牧師走香港。旋應英華書院之聘，編輯聖經，遂家焉。迨歐海理牧師解散英華書院，王氏遂與該院買辦黃平甫集股購入，易名中國印務總局，此同治十年事也。後就印務總局改組循環日報。「循環」云者，意謂革命

雖敗，而藉是報以傳播其種子，可以循環不已也。　王氏自主筆政，洪幹甫及壻錢昕伯輔之。　錢氏蓋奉申報主人美查之命，赴港調查報務以資仿效者也。　初創時，新聞用洋紙印刷，然間尙用土紙。　新聞常佔三分之一，區爲三欄，首欄選錄京報，次欄爲羊城新聞，又次則爲中外新聞欄，然其時交通未便，消息難通，故主筆政者常須述野語稗史以補白。　次年附刊日報，擇重要時事彙爲一册，每年取費一元。　嗣因銷路不多，未期年而罷。　當時該報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評論一篇，多出自王氏手筆。　取西制之合於我國者，諷清廷以改革。　「弢園文錄外篇」，即集該報論說精華成之。　其學識之淵博，眼光之遠大，一時無兩。　自是而後，上海新加坡的報紙漸興，互相轉錄，材料遂不虞缺乏。　光緒四年，該報因省港消息靈通，特將每

日報紙於先一夕派送，是爲香港漢文晚報之先聲。但往省船隻，例於下午四時開行，而報紙印竣須在八時，故寄往廣州澳門者，均須俟諸次日。歷四年，因時促事忙，遂取消晚報，光緒三十年，增加篇幅，分爲莊諧二部，附以歌謠曲本，字句加圈點，閱者一目了然。光緒三十四年，京滬要事以電報傳達，於是港中各報，遂專電互競優劣，近年更迭有改良。（中國報學史）

2 時報　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創刊於上海，主持者爲狄楚青，先是，狄氏抱負新思想，自日本歸國後，即與「湘學報」主筆唐才常在上海組織中國獨立協會，圖大舉。假名東文譯社，以掩官廳耳目。經濟無出，則鬻舊藏古書畫以充之，初擬結連各秘密黨，乘間入京。尋拳禍大作，首都淪陷，乃一面邀集各省人民，組織國會，

推容閎嚴復爲正副議長，以爲對外代表人民之機關。一面購置軍火上溯漢口，欲佔爲起義之地。惜內部事機不密，功敗垂成。從此狄氏灰心武力運動，乃創辦時報，爲文字上之鼓吹。延陳冷爲主筆。獨創體裁，不隨俗流。如首立時評一欄，分版論斷，扼其機樞。如提倡教育，如保存國粹，如注重圖畫，如歐戰後復增教育實業婦女兒童英文圖畫文藝等周刊，今均爲各報所踵行，又如光緒三十年之冬，爲粵漢鐵路建築權，發爭回權利之議論。次年以英人虐待華工、勸國人製造國貨，購買國貨。民國五年，因日人二十一條之要挾，提倡救國儲金，藉衆力以振興實業。此皆其犖犖大端，爲注意時事者所能記憶。（中國報學史）

從戊戌變政開始，經過幾次的對外戰敗，以迄於辛亥革命前後，這一

個時期，可算爲中國新聞紙的發展最迅速的時期，無論在朝的官吏，在野的民衆，無不重視新聞紙。而尤其注重於新聞紙上的評論。當時，對於新聞的採訪，選擇，都沒有十分的用力，因此造成了封建式的訪員制度，竟爲新聞紙改革的一個大障礙。但是，那時候的辦報者，眞正是以新聞紙爲營業的很少很少，他的用意，也不過是在假此以宣傳其一黨一系的政見罷了。所以少則一年半載，多則三五年，都爲受了經濟的壓迫而倒了。

三　新聞紙與革命運動

一　辛亥革命前後的新聞紙

新聞紙有製造輿論，宣傳主義的能力，所以中國的革命，實與中國的新聞紙有密切的歷史的關係。中國新聞紙的主張革命，當推光緒二十五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日報」爲最早。而與辛亥革命有直接關係的「蘇報」，「國民日日報」，「警鐘日報」，「復報」，「民報」；和至今猶膾炙人口的「民權」，「民立」等報。

「蘇報」創辦於光緒二十三年，主筆政者爲吳稚暉章太炎蔡元培等；

後因鄒容的「革命軍」一書，爲清廷所查封，鄒容死於獄，章太炎因而後釋。「國民日日報」創辦於光緒二十九年，主筆政者爲陳獨秀章士釗蘇曼殊。因與「蘇報」的關係，亦爲清廷所查禁。「警鐘日報」爲蔡元培、劉師培等組織，至光緒三十一年被封。「復報」和「民報」，都在日本東京出版，創刊於光緒三十一年。「復報」爲劉師培主編；「民報」爲張溥泉汪精衛胡漢民等主編，因爲在國外出版，言論比較自由，所以鼓吹革命，宣傳主義，旗幟極爲顯明。「民呼」「民吁」爲于右任所創辦，出版期均甚短促；「民立」亦爲于氏所辦，爲當時黨報中銷行最廣者；至民國二年因經濟困難而停刊，宋教仁章士釗徐血兒等，均先後爲該報編輯。

辛亥革命以後，爲黨宣傳的新聞紙更多；元年孫中山退讓臨時大總統與袁世凱，以促成南北統一之大業。民黨中人除一部分已被選爲衆參

議員外，其淸高者，不樂於官．生活，不熱中於利祿思想．乃相率與孫中山同退，還其書生本色，從事於筆墨生涯，藉新聞紙以宣傳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民權」，「天鐸」，「生活」，「國民新聞」「中華民報」，尤爲個的中佼佼者。

「民權報」，爲戴季陶所主辦，文章署名爲天仇，日作千言，洋洋洒洒，與當時風行的「民立報」相埒，措辭激烈，讀之令人興奮。天仇文集中所刊的，就是當時在報上所做的論文。（天仇文集今已絕版）戴氏嘗在其編輯室牆上，大寫「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其態度之急進，可見一斑。而此二語，在現在還傳誦於新聞界。「民權報」的內容，不僅是天仇的論文爲別報所不及；就是小品文字，也都是當代名著，如所刊詩文遊記小說筆記散文等，均屬一時上選．所以民二革命失敗，報

紙停刊，館中舊友，彙集報尾文字，印成「民權素」十八集，銷售不下十萬册，名貴的作品不勝枚舉。「天鐸報」爲李懷霜所辦，現代評論的專家陳布雷，就在該報露其頭角。「生活日報」爲徐朗西所辦，徐氏畢業於日本鐵路學院，爲關中革命的領袖。該報首注意於民生問題，提倡總理的開港築路的交通救國政策；又刊行「生活雜誌」，延陳屺懷爲主筆，二次革命失敗徐氏逃南洋，報紙和雜誌都停刊。「國民新聞」爲呂志伊所主辦，「中華民報」爲鄧家彥所主辦，評論措辭極爲激烈，與「民權報」同稱豎三民。

二　洪憲時代的討袁報

從二次革命失敗，國會解散，國民黨人都被袁世凱所通緝，逃到外國。其時，國內的新聞紙，都慴於袁氏淫威之下，日歌頌袁氏的功德，奄

奄無生氣 但是當時的民心，都求苟安於一時，認孫中山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完全是理想，是空談，是玄學；不僅是沒有經過訓練，沒有遠大眼光的民衆是這樣，就是所謂黨員，也何嘗不如此呢？做官的做官，捧袁的捧袁，因政見的不同，自立政黨的慢慢地離開了革命的陣綫。直到民國四年，袁世凱帝制自爲之心，暴露於世人之前，於是討袁的聲浪，漸次震盪於南方各省區，軍事上的經營漸次成熟，討袁的新聞紙，亦絡續出現，在上海如民黨的「民國日報」由葉楚傖邵力子主辦。「民意報」由徐朗西主辦。政學系的「中華新報」，由楊永泰谷鍾秀主辦。其時研究系的「時事新報」也由廣東軍務院的關係，力抨袁氏。袁氏則爲抵制反對者的輿論，特派薛大可到上海，辦一張「亞細亞報」，公開的主張帝制，出版後，於九月十二月，兩次被徐朗西手擲炸彈，雖然沒有炸壞了什麼，

可是究竟嚇破了這洪憲走狗的胆，因此不久便停了刊。 北京各報，凡屬華人自辦的，因在袁氏權威之下，自然不敢講話，祇有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鳴鼓而攻之，銷路驟增，爲北方日報之冠。 天津有劉揆一辦的「公民日報」，延劉鑄生張靜廬爲編輯，館址設日租界內，並爲北方革命黨的通信機關，但是報紙的銷行僅限於各租界內，華界則力事查禁，東馬路一帶皇皇布告，高標牆上，可是民心未死，報紙的潛銷，仍然達到內地，不過以輾轉秘密，報價竟高漲到一毫大洋買一份。

袁氏死後，「民意報」，「公民日報」等，都相繼因經濟困難而停刊；惟有「民國日報」仍繼續出版到現在，成爲上海革命歷史最永久的黨報，但是中間幾經困難，尤困於經濟，葉邵二氏，常常典衣鬻物以換紙，慘淡經營以迄於今日。 「中華新報」，嘗延吳稚暉爲編輯，其最傳誦的

「壁會客座談話」一書，就是在該報時每天刊登的散文；延陳白虛爲小品編輯，陳又延王新命助之；其內容之豐富，與民國日報之「民國閒話」相埒。（時民國閒談爲成舍我所編，楚傖亦時作小說散文，署名爲小鳳。）後吳陳等都離去，谷楊等亦赴京做官，館事沒有人主持，乃讓給殷汝驪主持，殷復讓給譚老談，雖延有中國評論名家張一葦爲主筆，間且附刊「創造日」副刊一張，由創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主撰，銷路廣告兩無起色，卒因經濟支絀而停刊。

國會恢復，黎元洪再爲馮婦，國人視線均集中於北京，北京於是便爲政治鬥角之場。時京中最銷行之報紙，除日人的「順天時報」，美人的「益世報」，和資格較老的「北京日報」外；章士釗主辦的「甲寅日報」，和掛名民黨的「中華新報」，最佔勢力。先是，章士釗逃到日本，於民國五年三月，自編「甲寅」雜誌出版，鼓吹其所主張的聯省自治，極爲一般人所

歡迎；歡迎的心理有二：1.迷信袁世凱者，以爲袁氏是怎樣的一個有作有爲的雄傑，都沒有方法以治今日之中國，則欲求中國的和平統一，非採聯邦制的聯省自治政策，實無術以策中國的和平統一；至於孫中山所主張的三民主義，仍視爲理想空談，認爲決沒有實現的可能性。1.因爲章士釗的文章，別倡風格，爲近代難得的時論。甲寅雜誌存稿印有專集「中華新報」則胆大能言，雖沒有元二年上海「民權」「民立」的精神，然在北京報界中，確是一個諍諍者了；可惜主辦者目光近視，除批評當時的政局以外，固未嘗爲三民主義宣傳也。

三 新文化運動與副刊

自陳獨秀胡適之假「新青年」雜誌，鼓吹新文化運動後，接連發生了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發生於北京，爲中國青年的政治運動，也可以說是中國民衆直接參與政治運動的第一聲。 其時北京的新聞紙，最努力於宣傳的，首推「晨報」；晨報初辦時名「晨鐘報」，後改爲晨報，爲蒲伯英所主持，研究系的機關報和上海的時事新報，同一個性質。

「晨報」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確有很大的功績。 從前無論京滬和各地的新聞紙，其報尾所登的小品文字，上海人所謂「報屁股」，都是登些紅男綠女的小說和筆記，甚至於引人入迷的鬼怪神話，和誘人作惡的黑幕秘訣。 晨報首先割除這類文字，另於正張之外，添印半張，專刊有價值的文藝作品，由孫伏園主編，極爲學生界所歡迎，孫去後，由徐志摩主編。 徐去，改由瞿世英主編，每月訂成一冊，銷行及於全國。 魯迅的創作「阿Q正傳」，就是每天在這上面所刊登的。 即以新聞的編輯方法

論，也算晨報爲中國新聞紙的首屈一指。

上海的新聞紙，從事於新文化運動的，要算「時事新報」和「民國日報」。最初，上海和內地的教育界，所喜歡看的日報，莫過於上海「時報」，因爲時報在當時，對於教育界的新聞，記載特別詳細的緣故；從新文化運動以後，全國青年的思想，爲之一新，時報的主編者，不曉得迎合時代潮流，並一張副刊都不肯出版，仍保留其「餘興」「小時報」的老套頭。因此，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應時而起，延宗白華爲主編，撰述者都是一時之選，於是學界極表歡迎，時報十餘年來在教育界裏所打下的根基，不能不搖動，以至於傾圮。「學燈」自宗白華郭虞裳以至鄭振鐸的編輯，仍還能夠保留其獨立發展的精神，鄭去，後續無人，歸併報尾，以至今日，已沒有人再提起這一張曾經膾炙人口的「學燈」了。

「民國日報」於新文化運動後，初闢「覺悟」、「救國」二欄；分刊各類文字：旋歸併爲一小張，名「覺悟」，名義由邵力子主持，實則由陳望道編輯之，因困於經濟，不能多收精美的文稿，但是公開答覆來信，亦爲當時青年界最歡迎的一種讀物；詢問的事，獨多於婚姻問題，每日滿紙刊着「力子呀！力子呀！」的因婚姻不自由的青年們的呼聲。後又於報尾闢「杭育」一欄刊登簡短的諸文，葉楚傖的「前輩先生」，「衣冠禽獸。」（曾刊於華北新聞）小說二種，就是登在這上面的。後「杭育」再改爲「上海社會」，由姚賡夔編輯，文體以趣味爲主：「覺悟」則仍舊着，到現在還繼續存在。（現由陶百川編輯多刊討論黨義文字與從前覺悟亦不同了。）

四　憶商報

在「五四」運動以後，上海曾異軍突起地出現了一種新聞紙，他有了七年的歷史，這是值得我們記憶的上海「商報」。

「商報」創辦人是湯節之。　創辦於民國九年，籌備經年，到十年一月一日，才和上海社會人士相見。　先是上海的商界，無論操何行業，其所看的報紙，總是「新聞報」。上海是東亞唯一的商埠，商人在全上海人口統計裏佔到十分之六，這十分之六的商人，他們所每日愛讀的日報，新聞報最少佔有十分之八的勢力。　因此，新聞報在上海一埠的銷數，可以說是無出其右的了。　可是，使我們失望的是新聞報雖有三十多年的歷史，又有雄厚的資本，牠的主持人，總沒有想在這一張數十萬人所愛讀的報上，應該怎樣地改革、怎樣地革新，怎樣地利用這新聞紙，灌輸些新思想給讀者，指導這數千年來陳陳相因的中國舊式商人們以一種商業的智識，怎樣

地介紹些經濟的學說，使頭腦冬烘的商人們，得稍少了解些世界大勢。

雖然汪漢溪先生，他畢生的精神都放在這「新聞報」的上面，事事躬親的二十年如一日，以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商報」的創辦，牠高標這一個「商」字，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牠雖沒有雄厚的資本，悠久的歷史，牠却有較新的計劃，優秀的人才，足以扶助這張報，終究成爲上海報界的革命者，而值得我們哀悼追憶者

商報
SHANGHAI
JOURNAL OF
COMMERCE
第二千四百四十一號

商業金融

也。「商報」的主編是陳屺懷，主筆是陳布雷，他每天能在報上做下數千言的論文（論文的署名爲畏壘）爲上海各報所沒有的；電訊編輯是潘公展，他用最新的經濟的編輯法，有條不紊地分列電報和要聞，成爲各個的獨立。現在各報的電報分題和大事摘要，都是仿效這個編輯法。（這固然不是潘君的新倡：但是在中國的報紙上，却是他最先的採用的。）本埠新聞編輯是朱宗良（先是沈仲華）他雖沒有方法——自然是錢的問題——得到最靈通的新聞，可是這全版都靠通信社和訪員的來稿中，他能編列得法，尤其是「五卅」慘案發生後的本埠新聞，令人一目了然，大胆敢言。除此以外，在「商報」上最爲人所認爲特出的，就是潘更生馮柳堂所編的「商業金融」。從前上海各報祇有在廣告後的地位上，利登些行市價目；「商業金融」，却擴大他的範圍，成爲新聞紙上的另外一欄，牠除每天做有關於商業金融等的評論，和介紹經濟的思想文字外，上自國際

滙兌貿易，下至商店買賣，無不詳細登載，行情市價更無論了。 自從「商業金融」出現於商報後，「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申報爲潘更生報，新聞報爲徐滄水，時事新報爲戴藹廬，都是經濟學的專家。）都相繼仿行，至今仍另闢專欄，或爲新聞紙上重要材料之一。 可是報尾的小品文字，我們不必諱言，是落伍的了。 這是主辦的人，他祇注意在商人的身上，他以爲商人祇愛看「快活林」「自由談」的文字，爲要他的報，在商界裏銷行，就不能不迎合商人的心理，就請了一位善在小報上做諸文的張丹斧，在報尾上做其屁文章 其後雖一換王鈍根，再換陳小菊，而其體裁仍一貫不變的。 那裏會想到，「商報」的銷行，在上海的商界裏，沒有佔到了什麼地位，愛看牠的，到是智識界和青年學生呢？ 在這當兒，湯節之因錢債案脫離了報館，讓渡給李徵五爲總理。 討曹之役，「商報」可說是打倒賄選的唯一的首功。 他敢本

着革命的精神，造成討曹的輿論；全版，用頂大號的字體，印着曹錕的像片，直名之曰「捐班總統」。這種精神，自從上海報界「橫三民，豎三民」之後所未有的了。革命軍開始北伐，「商報」以不受民黨一錢，不爲黨報的資格，力表同情，搖筆吶喊期北伐的成功。所可惜的是這時候李氏因無力維持而離去，繼之者爲方椒伯；方爲一持重的普通商人，而他的後靠又是傅筱庵，傅是與孫傳芳有關係的，「擁護軍閥，」和「打倒軍閥」是不能併立的，於是乎陳潘朱等都相率引去，報的價値遂一落千丈，延到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壽終。到十七年九月，洪雁賓（前商報協理）黃春蓀（前商報廣告主任）重整旗鼓，繼續出版，延前編輯張靜盧爲主編，縮小範圍，可是已不是本來面目，經濟人才兩感缺乏，不過祇留着這一塊牌罷了；可是不到半年，仍歸消滅。舊「商報」的全部機器生財，由滙商公司讓盤

於「中央日報」。

「中央日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直接主辦的日報，創刊於十七年二月十日，由潘宜之爲總理，彭學沛爲主筆。旋經改組，委曾集熙爲經理。在上海出版三個月，奉中央令遷往南京出版，改延嚴愼予爲經理，因經濟充足，所以報的內容狠充實。十九年三月嚴又辭職。

五　革命軍北伐後上海報界的小變化

當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後，上海黨部，因西山會議派和左傾派不相容，青年黨員沈雁冰張廷灝等憤「民國日報」之偏袒一方，乃集資承盤前「中華新報」的全部機器生財。遷移到法租界，定名爲「國民日報」，籌備數月，一切告竣，卒以法領事不肯批准，展期復展期，以至於消滅。

時蔣裕泉方辦「中南晚報」，延高爾柏高爾松爲編輯，鼓吹革命；到革命軍北伐將到達上海的時候，蔣復承盤「神州日報」全部機器生財，改組出版，易名亦爲「國民日報」，由高爾柏爲主筆，時高兼任市黨部宣傳部長。後黨中清黨，該報遂隨之坍倒。

說起「神州日報」，也自有牠的歷史的價值，值得我們追憶的。「神州日報」，創自前清宣統元年，爲于右任楊篤生汪彭年君所創辦，以鼓吹革命爲職志。厥後，于辦民呼民吁諸報，楊亦去國留學，報務一任汪彭年主持。以革命精神，一方宣傳主義，一方抨擊清廷，與民呼等報相唱和。時上海報紙，都主張君主立憲的，對於種族革命，尤非所喜，且懾於清廷淫威，鑒及蘇報覆轍，更抱明哲保身的主義。獨該報不畏強禦，努力主張革命。以是深得人心，銷路大增，幾爲全上海各日報冠。曾

有一印捕鷄奸一華童，各報皆略而不詳，該報却敢大胆記實，力揭其惡，遭當局干涉，訴訟數月，而卒不之懾；且用大號字每日刊載，將其黑幕，一一披露，於是上海市民平日有不慊于巡捕房者，得此一紙，皆爲大快，認爲言人之所不敢言。當時上海各報，銷報都不過數千，該報則以言敢之故，超過一萬以上。從民國成立，汪彭年入京做議員，報務全委汪允言主持。汪氏入京後投身共和黨，議論與昔不同，於是乎昔之所標爲急進者，一變而爲緩進矣。民國四年，該報出售于帝制議員孫鍾，全館人員，一律辭去。自孫接辦後努力鼓吹帝制，從此風景不殊，河山頓異，神州之名義雖存，神州之精神已去。昔之受人歡迎者，一變而爲吐棄，銷數一落千丈，幾同覆瓿，無人問津了。袁世凱死，孫鐘知難立足，遂出讓于錢芥塵，支撑一載，力亦不支，又出讓于余大雄。時在民

國七年，余大雄王良元二君接辦後，力謀恢復舊觀，以冀發揚光大，然大勢所趨，無可挽回，雖稍見起色，然難與昔比。余大雄遂更易方針，於民國八年以編輯事委諸吳瑞書，而自創一三日刊曰「晶報」之。除單獨發行外，更于神州附送。在余之意，原欲借「晶報」之力，挽回神州，然結果，晶自晶，神州自神州，晶之銷數已近三萬，為上海小報之王，而神州依然一蹶不振。至十六年，遂讓渡給蔣裕泉，改為為「國民日報」。

同時還有「新申報」，起先是章子佩所主辦，章曾一度為申報的主人翁，後申報讓渡與史量才，營業蒸蒸日上，章乃另創新申報以號召。旋復讓與許建屏，延新聞紙的收藏家王一之為主筆，亦辦得很有精神。後又因經濟關係，出盤給宋雪琴，那時候宋任孫傳芳的駐滬辦公處處長、孫

那時又剛才戰敗了楊宇霆，奪到了江蘇地盤自爲其五省總司令，聲勢赫赫。北伐軍初動，該報因捧孫關係，天天在報上大駡其赤化，大謠其赤禍，報的銷路一落千丈，幾至無人過問。待革命軍到上海，該報就自動的關門。機器生財，現在都給民國日報館應用。

「時事新報」，是著名的研究系機關報，平常的時候無論其評論新聞，總是庇袒反革命派的。總理逝世之日，該報主筆張東蓀曾在報頭做了一篇「孫文死矣」的文章，極鄙瀆誣蔑的能事，爲國民黨同志所深恨，黨部因權力不及，沒有方法對付之，但是革命軍一到，該報之被查封，是一件可能的事。該報經理林炎夫，有先見之明，一待革命軍打下江西後，他便到南昌，向各方要人設法疏通，終于拿到了蔣總司令「准予照常出版」的手諭，回到上海。同時該報亦經改組，由申報主人史量才承

盤，分爲三股，舊股東佔一股，史佔二股，重整旗鼓，延陳布雷爲主筆。次年陳去，由程滄波繼任之。

六　北平報界的不幸

當革命軍北伐進展的當兒，張作霖自命大元帥，盤佔北平。其時，北平的新聞界已經很消極的了。除掉外國人所辦的新聞紙以外，著名的「晨報」，因辦報人的利害和金錢的關係，專替大元帥講話。富有革命性的「京報」，「世界日報」，和提倡社會新聞的先進，善用滑稽的諧文諷譏時局的「社會日報」，因張宗昌的入平，大大的加以摧殘。北平的新聞界，遂益無生氣。

「京報」的主人邵飄萍，爲中國有名的記者，在袁時盜國的時代，他

所辦京報，因反對帝制而被封，逃到日本。袁死，他又同到北平，恢復該報。馮玉祥討曹之役，該報宣傳極爲努力，張馮之戰，該報又力袒馮氏，因此結恨於奉系。張宗昌敗了馮玉祥，佔據北平，遂下令誘捕邵氏，綁赴天橋槍斃。

待張宗昌二次到平，「社會日報」主人林白水，用詼諧的文調，譏罵潘復爲張宗昌的腎囊，潘言於張，張遂命警察總監王琦逮捕，不加訊問，遽行槍斃。

邵林死後，京報和社會日報都宣告停刊。

「世界日報」爲成舍我所創辦，亦爲徧袒馮氏的一報。該報初創時，極有精神，其所附的「副刊」，延劉半農主編，尤爲青年學界所愛讀。林白水死後，張續捕成氏，幸營救早，得免死；成釋後即離平南下

報得不停版，至今猶能和世人相見。

中國簡直不是一個法治國，法律不能夠保障人權，尤其是新聞界，容易犯罪。約法上的「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本來是說說罷了；還加以「報紙條例」，「出版法」等，重重縛束。不過槍斃新聞記者的一件事，在前清的專制時代，似乎還不曾有過。「蘇報」一案，在當時是怎樣的一重忤逆的罪案呀，但是章太炎鄒容，也不過被拘捕而監禁罷了。袁世凱是怎樣的一個雄梟，他對待反對他的中國名記者黃遠生，也祇能暗殺之於美國。以一個軍人，隨隨便便拿捕反對他的新聞記者，不經過法庭正當的訊判手續而加以槍殺，這是張宗昌之前，未有之也。

北平，雖然說是首部，但是究竟中國的土地，爲有槍階級統治權力所能及到的，所以在北平辦報的，確是比上海天津爲困難，因爲上海天津有

外國人的租界呀！　中國人辦的新聞紙一定要在租界上出版，才敢說話——自然是說中國話，——而外人在中國境土內辦的新聞紙、却可以自由地批評中國的政局，這是怎樣的矛盾，而可痛心的事呀。

北平從前的新聞紙本來是亂七八糟的；論量，比任何地方都多，多的時候，日報竟有八九十種；論質，可以看看的確有獨立的精神，別出的特色的，總不曾有過八種十種，北平原是藏垢納汚；賣官鬻爵的一個腐化的大窟窿，無聊的文人，拍上了一個官吏或一個軍人的馬屁，騙了他五百一千的津貼費就辦起一個報來，叫印刷所在別家已經排成的報紙的大樣上面，照樣地套印一下，不過改換過一個報頭，印下五十張一百張，就算他的日報出版了；他們這不是辦報，是用白紙印上了黑字，送給出錢的後台老板過過目，自己撈些津貼費化化罷了。　這樣的新聞紙（？）那裏能夠

持久呢？所以「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政局的變動，同時就有一大批報紙連帶倒掛：但是過了幾時，又有一批新的日報出現在大柵欄口的報攤上了。

自從革命軍打到北平以後，北平的雜亂的報紙，早隨了張大元帥同時壽終了。「晨報」，因為擁張討赤的關係，自動的宣告停刊，將機器生財，盤給李慶芳，另組「新晨報」。雖然換了一個局面，「新晨報」却還能保留他舊「晨報」時代的幾處特

色。「京報」，却由邵飄萍的夫人湯慧修女士，繼續丈夫的遺志，宣告復活，仍有他過去的精神 不過評論，已不能像舊的痛快流利了。不料到十八年秋季，因政府所在地遷移關係，和南京也有一份「京報」的名稱，中央宣傳部竟訓令改名，變爲「成報」。

本年四月一日起，因南京「京報」停刊了，牠又重用舊名。

Peking Press
京報
CHING PAO

此外，新產生的新聞紙，有「北平日報」，「朝報」，「民國日報」，「中山日報」「今日新報」等幾種，沒有像從前的多了。

黨報之設於北平者，以十八年元旦創刊「華北日報」規模最大。館址爲舊日之印鑄局，印機即局中舊有者。日出三大張，以其爲中央直接宣傳機關，故中央之一切消息，均較他報爲速爲詳；尤於各地黨務紀載靡遺，附有華北畫報。

又有「民國日報」爲北平黨報成立較早者。「河北民國日報」，爲河北黨部之宣傳機關，創刊於天津，自河北省政府與省黨部移平後，故亦偕來。

還有一部分的北平人，他可以不看本地的日報，却留待到下午，去買一份天津來的「大公報」一看。不錯，「大公報」的確是北方有價值的一

種日報，他創刊於光緒二十九年，由名記者胡政之所主持，議論警闢，消息敏捷，早已風行於天津，因爲政治的背景，曾爲曹錕所封禁。 民國十四年復活，延評論專家張一葦爲主筆，胡氏自己又不畏辛勞，能跑新聞，做文章；新聞的來源，又有上海漢口北平的國聞通信社直接的傳達，所以比任何日報爲靈通，出版的地方又在日本租界，言論比較自由，和北平——在有槍階級統治下的北平——的新聞紙相比較，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大公報」副刊「小公園」爲何心冷所編，每週

又附刊戲劇婦女，兒童等特刊，尤爲讀者所歡迎。

除掉「大公報」以外，天津還有外國人的「益世報」，這是和北平的「益世報」相聯的，顏旨做的評論，爲全國新聞界同人所推重。二報都屬公教會，傳宣教義。「泰晤時報」，爲英人的資本，主任熊小豪，「五四」運動的時候，極爲學界所歡迎。「庸報」，創辦祇三年，新聞宏豐，版式新穎，編輯的方法亦頗講求，眞不愧爲後起之秀。當民國十年，馬千里等曾辦一「民意日報」。鼓吹革命宣傳黨義，惜因資本缺乏，問世不久，便爾停刊。

四 中國報館的組織和現狀

一 上海報館的內部

報館內部組織的完備與否，自然要以其資本的大小，銷數的多少，收入的多寡而定，未可一概而論。

就以上海的各日報說能：「申報」和「新聞報」的內部組織，當然比其他各報館爲完備，他們自己築造的高大的洋房，有最新式的大架捲筒印機，就是這二樣，也是內地的報館所辦不到的。所以內地報館的組織，的確還是因陋就簡，除掉編輯和營業二部以外，印刷，差不多都是託別家

的印刷所代印的，——能夠自己有簡陋的排字房和一二架平面的印報機的，已經算是很完備的了。

「申報」和「新聞報」的內部組織，大概分總理處，編輯部，營業部，印刷部，四大部。

1. 總理處下屬：總務，文牘，稽核，會計，收發，庶務各科。
2. 編輯部下屬：電訊，本埠，經濟，教育，文藝，繙譯，採訪，整理，校對考核、藏書各科；電訊之下又設收電、譯電二股；文藝之下又設雜著，圖畫二股。
3. 營業部下屬：發行，廣告，推廣，承印，收銀各科；廣告之下又設收稿、編校二股；發行之下又設定報，批報，，票簽，售版各股。

4. 印刷部下屬：印刷，活版，澆鑄，機械，製版各科：印刷之下又設印報，承印二股；活版之下又設新聞，廣告，刻字三股：澆鑄之下又設澆版，鑄字二股；製版之下又設銅鋅，木工二股。

上海的各報館，對於上四大部的設立大概都全，不過四部的內容，沒有這樣的完備。譬如說製版，上海自設的鑄版房，祇有「申報」「新聞報」「時報」三家有的。教育新聞，祇有「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四家設有專欄。最詳細而兼有圖畫的，當推「時報」爲最好。「民國日報」則因黨報的關係，另外闢有黨務新聞一欄。

二　上海各報的現狀

上海各報館，自從革命軍北伐完成以後言論政見，差不多已成爲淸一

色的了，各報館爲增高他的地位，增加他的收入，現在可以看得出的，就是「新聞的競爭」和「廣告的競爭」。

上海各報新聞的來源，從前是祇靠各通信社和訪員，所供給的，所以常常會發現各報一律的笑話。現在這種「撑滿版」的辦法，已經不能滿足讀報人的慾望，因此各報館都另設立採訪部由報館自己派遣記者，出去採訪重要的，新鮮的新聞。第三期北伐開始，以至打到濟南時的隨軍記者；在旅館裏吃生鴉片和投身黃浦江中的自殺者的社會新聞，採訪部也直接派遣記者去採訪。報紙上所登的活的新聞，我們現在時常都可以看到。

廣告競爭，自從汪英賓從美國回來擔任「申報」的廣告部主任以後對於廣告方面的確是日有起色。且並爲拉攏商店廣告的便利起見，特另出

一張「本埠增刊」專登廣告式的文字，每逢陽曆年底聖誕節前，還分出各種冬至特刊，和其他的裝飾飲食等貨的特刊，一方面是提倡，一方面可以多拉攏商店廣告。曾經還另刊廣告競賽，定有獎金，以資鼓勵。「新聞報」也另刊有「本埠附刊」一種，其性質和「申報」的「本埠增刊」相同；有時還另印各業的專號，像煙草專號書籍專號等。「新聞報」的廣告總算發達的了，但是有一樣是我們看得出的，就是新文化書籍的廣告，該報特別缺少，甚至於沒有；我們如果拿「申報」來看，每天在第二張的封面上，總可以看到「今天出的什麼新書」？「新聞報」却就沒有了。這是因爲「新聞報」太注重在中下級社會，不肯分一部分的精神，像他的教育新聞一樣，來提倡新文化，因此青年學界不喜歡牠的緣故。「時事新報」也有過「市聲」一欄，現已經取消了。「本埠增刊」和「本埠附刊」

因爲所刊登的都是上海飲食起居衣裝娛樂的事，很爲上海人所歡迎，不過祇限於上海。寄往外埠的報紙，就恕不附送了。

「時報」從狄楚青讓給黃伯惠辦理後，很注重於美術方面，新聞力求簡明，小品文字取消了。他報上用的是新四號鉛字和新五號鉛字，展開來一看非常的醒目；每天有一全版的時事圖畫，還於每星期三附送一張「圖畫時報」。他全部的機器，同時能印四套顏色，所以他的報紙上，常常有紅的綠的黃的黑的各樣不同的顏色，印在一張紙上，的確別倡一格局，是愛好美術的人們所歡迎。

說到「副刊」文字，「時事新報」的「青光」，「民國日報」的「覺悟」，一是半新不舊，一登黨義文章，和從前已經不相同了。「中報」「本埠增刊」上雖時常有「藝術界」，可是都給幾位藝術家，自己捧自己

的文章塞滿了。

三　上海現存的晚報

晚報的銷行上海比不上北平。究竟是政治中心地，在從前的時候，大人先生們晝睡夜興，晚報出版，差不多正是大人先生們浴沐更衣的時候，還不曾看完晨報，晚報却已出版了；還有北平的遊息之地，大抵都在中央公園先農壇北海一帶，啜茶納涼，就拿一張晚報作爲消遣品。上海，却不同了，除非淞滬附近有了大戰爭，上海人因爲關心戰局，才肯買一張晚報看看，不然他就到俱樂部遊戲場去，再也沒有意思來理睬站在路邊叫破喉嚨賣晚報的了。遊戲場，的確也是銷售晚報的好塲所，可是不許你進去，這就比不上北平的自由了。

上海的晚報能維持其永恒的生命的，當推「中國晚報」了。「中國晚報」創刊於民國九年五月九日，爲沈卓吾獨力所辦，沈氏爲上海名記者 他辦這一張晚報，慘淡經營，到現在已虧去了十幾萬元了，這不能不使我們欽佩其毅力。

此外還有「江南晚報」，掛名日商，實則爲國民黨右派所主持。 近兩年來遇有國內戰爭，銷路非常廣大，成爲上海銷數最多的晚報了。「中華晚報」，「國民晚報」二種，一則銷數極少，完全是靠拉攏廣告爲目的。 一則爲國民黨左派所辦，僅印一小張，沒有廣告收入的。

上海的晚報，因賣價極便宜；全靠廣告的收入，所以非印一大張不可；北平的晚報廣告的收入少，賣價却比上海要高一倍，所以祇要印一小張就够了。 這是上海晚報較北平晚報不同之一點。 又上海晚報因爲要

每天印一大張新聞又少，就不能不借重於外埠交換報，和本埠的日報，用剪刀的新聞，最少要佔一半；北平的晚報篇幅短小，就容易湊滿當天的新聞，看起來，上海的晚報的確不能像北平的晚報，全版可看，這是不同之點二。還有；上海的晚報，都是單獨組織出版，新聞的來原困難；北平的晚報，像現存的「世界晚報」、「北京晚報」，都是日報的夕刊，新聞的來源，比上海容易得到，這是不同之點三。

有了這樣三種的不同，和推銷的難易，出版的遲早的種種關係，所以我說北平的晚報，可以持久，上海的晚報就難以發展了。